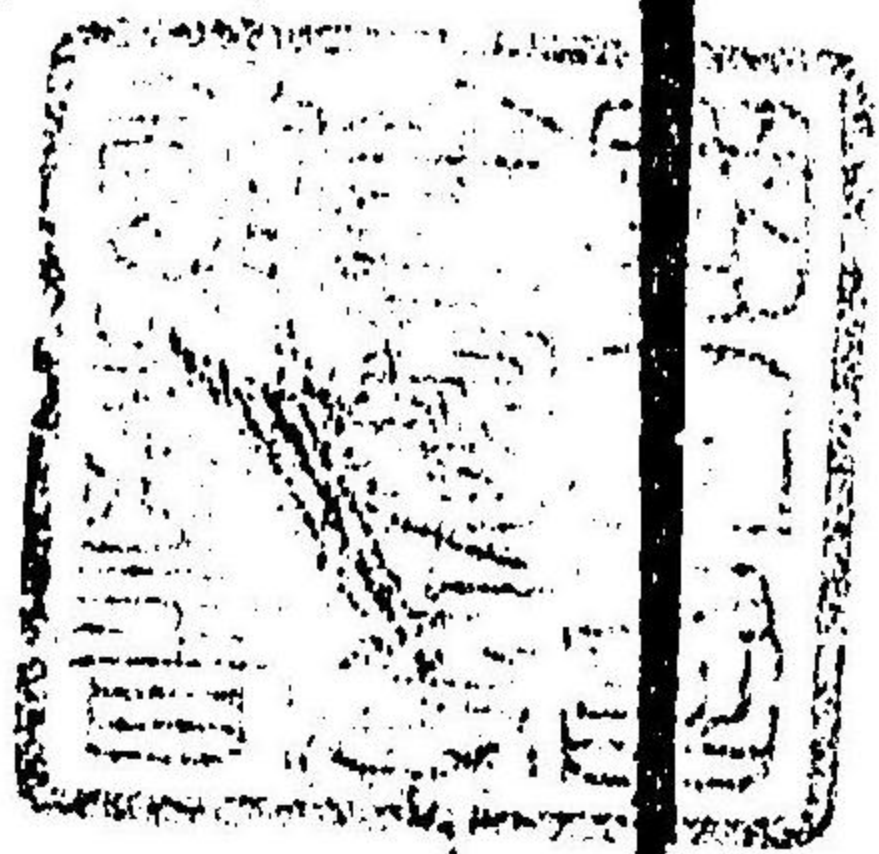


日本外史卷四

源氏後記

北條氏

外史氏曰。北條氏之事。吾不忍言之也。而諸敘其事。晦澁不。啻亦有疑於文飾者。獨源親房之論。頗可取信云。其論曰。源氏以武臣掌握天下。朝廷蓋不能平。況其後嗣既絕。寡妻陪隸。繼當其家。欲乘此時而斃之。以復舊權。似也。雖然。王綱之衰久矣。賴朝奮一臂以平其亂。雖朝廷未復其舊。而民庶息肩。非有德政。足以勝之。則安克斃之。縱使克斃之。民之不安。天豈與之。王者之師。必加有罪。賴朝陞高。



及後辯論精切詳明

若為之慰者為情

通人之論

官管重職皆出法皇之允裁非私竊之也。北條氏以其外家久司其權未嘗失人望非有顯然之罪也。而欲遽加之誅。是朝廷未為無過而北條氏又不可比之反賊獲利者也。夫以賴朝之業而猶不能過二世。北條氏乃以陪臣執國命奕世累葉。是豈偶然哉。蓋義時非有才德過人也。泰時繼之。修政立法。專操正直。不獨不踰已之分。戒飭親族。及諸將士。莫敢規望高爵。至其子孫能守其法。不敢失墜。雖其政漸衰。卒至於亡。而得傳之七世之久。亦可謂無憾矣。大凡以保平以來之亂。而不有若賴朝。有若泰時。則六十州之民何所底止。不詳於此。而特稱皇威之衰。武臣之

申論之齊美之意已在言外

領起本傳

起用逆叙之法及變

專者謬矣。外史氏曰。吾讀親房之論。而悲其意焉。其亦出於不得已。而告君之體宜如此。爾後之君子。因其言而詳其事。可也。蓋源氏之嗣既絕。藤原賴經為征夷大將軍。其子賴嗣襲職。既而宗尊親王往代之傳之。其子惟康。久明親王。又往代之傳之。其子守邦。而兵馬之政。每在於北條氏。故凡事皆不得不係之北條氏。北條氏出於平貞盛。貞盛七世之裔。時政其父。曰時家。時家父時方。養於祖父直方。直方父維時。維時父即貞盛次子常陸介維將也。維將後三世始與源氏婚。子孫世居伊豆。北條因氏焉。北條氏以豪族世屬源氏。源義朝與平清

有此一行為依條氏種

買夢甚新從此寵貴專房無類鏡卜願隨偕者約桑中綱章第一義北條氏其業

盛戰京師敗績。宗黨死亡略盡。義朝子賴朝被執。宥死。流于伊豆。時政以清盛命與州人伊東祐親並監護之。賴朝四世祖義家樹恩威於東國。即直方女所生。以故時政頗屬意於賴朝。賴朝初寄伊東氏。通其女生男女之繼母。告之祐親。祐親懼平氏疑。已投其男於水。嫁女於二間某。遂圖賴朝。賴朝逃依北條氏。久之。問人曰。聞時政多女。孰尤美。曰。長美次否。否者後妻出也。賴朝懲伊東氏。欲通次女。作書託僕安達盛長致焉。盛長竊慮次女無貌。賴朝情好不終。徒足階禍也。更作書致於長女前。一夕次女夢鳩銜金函至。覺語之。其姊姊心動。曰。吾當買妹。夢乃與妹以其

始於世也籠罩全題

依若輔車情同狼狽

同惟能者西見畧

糶鏡曰。薄以償直。且日得書。遂通之情。好日密。女名政子。時年二十一。是時時政役於京師。役滿而歸。路遇平兼隆。兼隆清盛族人。為伊豆目代者。時政與偕歸。許以政子妻之。已聞其與賴朝私。且驚且喜。而難違兼隆約。則為不知。嫁於兼隆。其夜雨甚。政子出奔。匿伊豆山。與賴朝俱居焉。兼隆索之。不得。時政素器賴朝。且思其高祖事。至是陽怒而陰益厚之。賴朝亦謂時政謀慮可倚。深相結託。治承四年。以仁王討平氏。令至賴朝。先示之時政。遂發東國家人。家人至者頗多。賴朝輒延之別室。曰。為我努力。人人各自以為賴朝特厚已也。而至其陰謀。獨時政得知之。八月時

布局不苟

智者囑問答簡  
即見

政率佐佐木高綱等八十五騎。夜襲平兼隆。斬之。遂糾伊豆相摸豪傑。以擁賴朝。據石橋山。令政子居守。賴朝與大庭景親戰。而敗走。時政疲而後。加藤景廉狩野祐茂堀親家。小山實政等。請從焉。時政揮之。令從賴朝。而自之甲斐。欲發其諸源。長子宗時至平井鄉。為伊東氏兵所圍。中箭死。逮夜。時政遇賴朝于杉山。箱根別當行實素善賴朝。聞其敗。使弟永實來餽餉。先見時政。時政給曰。大將既死矣。永實曰。子疑吾歟。大將而死。子豈生存者。時政哂使見賴朝。賴朝乃匿箱根。令時政及其次子義時如甲斐。而自走土肥。使土肥遠平存問政子。航抵獵島。時政與三浦義澄

明時政非倚賴朝  
不可

賴朝為鷹鷂之  
逐北條氏網羅已  
備  
一矢破的

等。出迎賴朝。賴朝曰。卿何以在此。時政曰。吾命北行。而中道自度不覩君所底安。所取信故踪。君至此。請自此行矣。於是終抵武田一條。諸族得二萬人。助賴朝擊平氏于駿河。走之。賴朝還。至相摸國府。論功行賞。以時政為首。武田信義以下次之。賴朝勅鎌倉府。政子助之於內。而時政義時輔之於外。諸將士目以北條公莫敢抗禮。明年七月。政子生男。是為賴家。立為世子。北條氏以外祖益貴重。陰收人心。以自固。賴朝有嬖姬。託之伏見廣綱家。時政妻牧氏知之。告政子。政子性妬悍。即使牧宗親毀廣綱宅。驅逐其姬。姬走。依大多和義久者。賴朝聞之。託事往義久宅。召

因女而遷怒於  
久打動時政

提義時為後文  
伏脉

簡該

為地頭抗辯得諸

侯之實王地人民

政事而於此加意焉

勝算已操

政子看得法明  
賴家非繼承子

宗親罵之。親截其髻。時政聞而恥之。不告而歸其邑。賴朝謂梶原景季曰。江馬必不從。汝往視之。江馬者義時也。還報曰。在賴朝召義時曰。汝可託吾子孫者已。而事釋。時政還鎌倉。被親信如初。賴朝忌弟義經勇智謀除之。文治元年冬。親將擊之。京師義經奔竄。賴朝途還。遣時政以千餘騎護京師。四索不獲。於是賴朝意奏請諸國司置守護莊園。置地頭所在。追捕弗被。允時政抗辯再三。終被允。自為七國地頭。已而辭之。當是時大亂。初平京畿多事。時政身當其衝。事無不立。辨歲餘。東歸以詔舉從弟。時定自代。亦賴朝意也。賴朝嘗獵富士野。賴家甫十二射中走鹿。賴

寡婦孤兒支持  
門戶

提清數念為條司

特書賴家狎臣

親黨有罪勿罰

為亂政正案

戀妾不行而即

失能無怨望

朝大喜使人報之。政子曰。彼將家。胄子獲一禽。何煩專使。賴朝愧之。正治元年正月。賴朝薨。賴家立。政子削髮為尼。而與聞政事。時政敘從五位下。任遠江守。為政所別當。與大江廣元三善康信中原親能三浦義澄八田知家和田義盛比企能員安達盛長足立遠光梶原景時藤原行政參決諸政。餘毋得傳。宣賴家有狎臣五人。下教曰。五人親黨有罪勿論。七月。參河盜起。遣安達景盛討之。景盛新買妾於京師。殊弗欲行。不得已而行。歸則賴家已奪其妾。絕愛幸之。有告景盛怨望者。賴家令五人討之。府下大擾。時賴朝薨。纔六閱月。政子急如安達氏使使諂讓賴家。

以老言警言方能  
寢事

從政子口中暴其  
罪狀字有稜心  
使下文不擊自動  
力破餘地

胡塗斷事筆  
抹倒為昏昧禽  
照

玩物喪志

且曰汝不聽我言吾以身當汝箭賴家乃止政子徵景盛  
誓書使佐佐木盛綱齎送賴家以和解之因諭賴家曰視  
汝近狀倦政忘民遠賢近佞只聲色是弱無禮於親戚願  
少留意勿及於悔賴家般樂如故已而聽梶原景時讒欲  
誅結城朝光朝光與諸將連署抗訴景時出奔旋還鎌倉  
時政逐之景時終奔京師令人追誅之二年五月有爭疆  
而訟者賴家視其地圖援筆抹圖中央曰廣狹命也不能  
費案檢凡疆場之訟以此為準即不厭心不如毋爭建仁  
元年秋大風雨關東禾稼不登下總海溢民死者千人九  
月蹴鞠工紀行景至自京師大江廣元携謁賴定賴家素

為狎臣割切夏  
泰時逆知其意  
不中使人有以整  
諷諫也

出篋笠猶打疊  
行裝非由避謹  
怒也

好蹴鞠請上皇得行景也自是日學其技不復視朝義時  
有子曰泰時少有器局密召賴家狎臣中野能成謂曰蹴  
鞠無害於事獨不畏災異乎故將軍每逢天變輒止出遊  
是後世所當法耳子親臣也盍嘗試諷之時北條告飢泰  
時且往視之會僧觀清至曰將軍聞能成語怒曰言非無  
理踰父祖而言何也公且稱疾歸邑俟其怒衰可也泰時  
曰吾聊語鄙意於侍臣耳豈敢諫乎即被譴怒非所避也  
吾有事如邑且日將發子莫以為避焉乃出篋笠視之遂  
至邑邑人去歲貸籽種約明稔償之而不稔也相與謀逃  
亡於是泰時召諸負債者悉燒其券曰父老安之饒使年

六猶馮讓客孟  
嘗君為校免營  
三窟之計

派外戚各樹黨  
援此畧彼詳寔  
分明

廣元順水推船

豐吾不復責也。乃賜酒食。人給斗米。皆泣拜祝曰。願使君多子孫。二年七月。泰時娶三浦義村女。義澄子也。三年七月。賴家有疾。政子議使其遜職。分其所管。傳之同母弟千幡。與子一幡。一幡母比企。能員之女也。能員陰懷異議。使其女說賴家。賴家遽召能員。欲圖北條氏。政子微聞之。急作書。使侍女齎致時政。時政將赴名越第。途得其書。按轡思念。直詣大江。廣元曰。能員憑恃外戚之親。凌蔑衆士。今又乘將軍不省事。矯命圖逆。宜先發誅之。否乎。廣元曰。僕自先將軍在日。獨執文墨。議論至於兵事。不敢與知今日之事。在公之心耳。時政即起。天野遠景。仁田忠常在。

何必費經營

從騎中。至荏柄祠前。時政顧謂二人曰。能員反矣。子等將兵伐之。遠景曰。殺一老翁。何必發兵。宜召而誅之耳。時政至第。又召廣元。廣元有戒心。而屏從士獨從一人。曰。有急刺我。遂往。時政與之坐。良久。乃罷。於是時政衷甲。令遠景忠常伏中門。而遣人謂能員曰。吾脩佛事。公盍一臨。因與計事。能員輒往。入門。二人突出。捉其左右手。伏而斬之。其僕走歸。比企氏族擁一幡。據其第。遣義時。泰時將兵攻之。比企氏縱火自殺。一幡燒死。賴家病間。聞之大怒。使堀親家密命和田義盛。仁田忠常誅時政。義盛告之時政。時政召忠常。久之。不出。其馬卒怪而歸。告忠常。二弟危疑。遂攻

此時北條氏如食  
蟹然。先去其足  
至此謀誅時政  
謂托薪救火。江心  
補漏遲矣

畧賴家薨為文中過脉

提牧氏用下段

起筆含誣害意

義時第。義時不在其家人防戰斬之。忠常歸途聞之。遂赴幕府。為加藤景廉所殺。政子終令賴家削髮徙于伊豆。無幾何薨。於是以千幡為嗣。奉之於時政第。更名實朝。時政與妻牧氏保護之。侍姬阿波局密語政子曰。牧氏笑謔中挾伎心。不可託。保姆之任。政子以為然。乃迎實朝置府中。以義時弟時房掌營中事。是歲時政令女婿源朝雅率關西守護往鎮京師。元久元年。義時為相摸守。二年有告。畠山重忠反。義時時房將兵擊之。初重忠與朝雅皆時政婿。而朝雅所娶牧氏出也。以故最被親愛。是歲實朝娶於京師。命重忠子重保等迎之。候朝雅於六波羅。與飲爭禮相

歷叙傳相閱一噴醒再接再厲令讀者不厭其歧所謂語不離宗

政子尚能整頓

義盛求為國司又起波

閱朝雅終惡之於牧氏。牧氏終與時政謀殺重忠父子。誣以謀反。召義時時房議擊之。二子諫止。時政怒而入牧氏使人謂義時曰。以繼母故。目吾為讒乎。義時不得已從之。擊殺重保。遂與重忠戰于鶴峯。斬之。七月時政遂欲立朝雅代實朝。實朝時在時政第。政子遣諸將徙之於義時第。時政兵率歸。義時時政遽削髮老於北條。年六十八。後十一年卒。是月義時遣兵誅朝雅。以時房代為武藏守。先是和田義盛求為上總國司。賴朝制諸士不得為國司。以故不許。義盛獻書因大江廣元苦請。三歲不獲命。乃請還前書。亦不省。建保元年。義盛子姪黨於泉親衡者。謀擁故賴



寫義時從容不迫明和曰義盛固非勁敵

家子作亂事覺義盛請宥其子得釋遂舉族抵幕府又請宥其姪姪為首謀不可釋義時縛之屬吏五月二日義盛輒舉兵反三浦義村以族人故黨之既而與其弟胤義議自白於北條氏北條氏有宴義時方與客棋報至終局而起更被烏帽子穿水干衣以赴幕府與大江廣元奉實朝徙於賴朝影堂令長子泰時將兵防之次子朝時與義盛子義秀鬪被創義盛兵乘勝而進呼聲震天申而戰見星未已泰時督戰身先士卒黎明擊卻義盛兵自阨衢路遣足利義氏追擊之敵兵復振義時與廣元連署令武藏相摸諸國來援敵驍將土屋義清中流矢死敵兵大沮義盛

飲酒足以誤事自責而後責人意言外見得

言頗切當而暴欠之過則不肖也要結人心奸雄作國意筆先

六說得有理宗政慷慨豈鬚髮畢張神情覽

以下敗死泰時獻首虜置酒勞諸將士謂之曰吾不復飲酒疇昔與宴其明亂作吾擐甲上馬而宿醉未醒吾意自今禁飲已而戰數十合渴而索水葛西六郎執榼進酒我輒飲之甚矣吾無常操也吾不復飲也已而論功行賞泰時辭賞曰義盛無反心獨恨臣父爾而諸將士多為之致死臣為父擊仇焉可受賞宜以賞臣者恤死事之家弗聽義時代義盛為士所別當即日移書京師鎮安將士九月故畠山重忠季子僧重慶在日光山謀反遣小山宗政捕之宗政斬之還報實朝使人言曰重忠冤死其胤為變虛實未可必汝輒斬之何也宗政瞋目曰彼髮反跡已明臣

如南朝李後主

想見權移源宗  
克自主

所以不生致者。恐將軍聽內謁宥之也。將軍詠歌蹴鞠廢棄武備。重婦女。輕戰士。諸沒官之邑。舉與嬖妾。故將軍之業墜矣。實朝怒。禁其朝從。無幾何得解。實朝為人優柔。耽溺歌詠。雖有罪者。獻歌則免。而軍國事一決於義時。二年冬。和田氏餘黨作亂京師。成卒擊夷之。七月。定鎌倉賈人之員。當是時。鎌倉權勢日盛。後鳥羽上皇居常憤憤。謀滅源氏。初讓位於太子。是為土御門帝。尋又使禪之。少子是為順德帝。而政常在上皇。自後白河時。置北面武士。上皇益開西面。廣徵材勇。親鑄刀劍。欲驕實朝。以斃之。連進其官爵。實朝不覺。遂求左近衛大將。義時謂廣元曰。故將軍

侯之志得意滿  
為覆亡之本

兩老臣閱世故  
見微知著肯撫  
今追昔之感世  
孺子之不能輔也

夫人必自悔而後  
悔蒙必自毀而後  
人毀之於可見

每宣下輒辭之。以為後胤之地。而今將軍年未壯。昇進太速。又令家臣不朝。而取官爵。僕愚昧。竊危之。欲為入言。而恐遭譴怒。公盍言焉。廣元曰。僕亦思之。故將軍每事下問。今也則否。故默以至今耳。將軍坐享成業。而不次榮進。積殃嬰害。其能免乎。公有言焉。僕敢不言。遂入言。實朝不聽。六年。遂為大將。累進右大臣。承久元年正月。拜賀於鶴岡祠。卒為故賴家子。公曉所狙擊。薨。公曉因欲自立為將軍。義時以攻子。令誅之。初。攻子與義時俱詣熊野。過京師。上皇召見。攻子辭曰。東鄙老尼。不閑禮節。則令前相國賴實妻勞之。攻子與語曰。實朝即無子。敢請得一皇子。為鎌倉

有監前代之事  
不欲權移於下

北雖曰晨惟家

索

將叙光季親廣  
為增從門死徒等

主。至是令諸將連署奏請曰。願擇於上皇二皇子。得戴一人。上皇不許曰。是樹二主也。及實朝薨。請藤原賴經。初賴朝妹婿藤原能保。以女妻攝政良經。良經關白兼實子也。良經生道家。道家生賴經。以故義時定議。遣時房請。七月。至鎌倉。甫二歲。政子聽政。簾內政子為人明決。佐賴朝定天下。為諸將士所畏服。目曰尼將軍。以其拜從二位。又曰二位尼。義時為右京權大夫。兼陸奧守。與廣元等。令諸將修賴朝舊規。義時妻弟伊賀光季與廣元子親廣並護衛京師。實朝遭害之翌月。故阿野全成子時元起兵駿河。謀自立為將軍。義時遣兵擊殺之。賴經至鎌倉之月。大內守

以謀謀立打動上  
皇復政忘二白綱  
會下文牽一髮而  
全身皆動

是恃功攬權聲

揆時度勢年曆

護源賴茂與子賴氏入仁壽殿。縱火自殺。蓋賴茂源賴政孫。自以為源氏嫡宗。因圖自立。事覺被誅。上皇謂源氏衰滅。王政可復。而關東權勢自如。會關東家人仁科盛遠者。挈二子詣熊野。遇上皇幸焉。錄其子為西面。盛遠大喜。留不東歸。義時怒。收其邑。上皇令復之。不奉詔。上皇嬖妓龜菊。食長江倉橋二莊。其地頭侮慢之。上皇怒。令褫其職。義時對曰。先右大將以王命誅平氏。乃請置地頭。以賞有功。義時不敢無故褫之。上皇積怒。遂決意討義時。義時素善右大將藤原公經。上皇欲殺公經。右大臣藤原公繼止之。且諫曰。臣聞本邦稱曰。韋原原之大處。是為關東。西漸

曲喻包括支修面  
取勢

小。以。小。敵。大。以。弱。抗。強。不。待。時。而。行。行。以。無。謀。臣。未。知。其。可。也。義。仲。之。難。可。以。鑒。焉。權。中。納。言。藤。原。光。親。亦。切。諫。上。皇。皆。弗。聽。使。西。面。藤。原。秀。康。誘。三。浦。胤。義。胤。義。妻。初。為。賴。家。婢。生。一。男。義。時。殺。之。妻。悲。痛。胤。義。戍。京。師。不。復。欲。東。秀。康。於。酒。間。微。說。之。胤。義。奮。躍。應。命。曰。臣。兄。義。村。力。能。擒。義。時。上。皇。大。悅。五。月。使。順。德。帝。讓。位。於。太。子。以。便。計。議。太。子。立。是。為。九。條。廢。帝。上。皇。乃。託。城。南。寺。流。鎬。馬。徵。畿。兵。千。七。百。人。囚。公。經。召。親。廣。光。季。親。廣。脅。從。光。季。不。至。令。胤。義。秀。康。討。之。光。季。及。子。光。綱。奮。鬪。而。死。即。日。上。皇。詔。五。畿。七。道。討。義。時。召。將。士。問。曰。東。人。黨。義。時。者。有。幾。胤。義。對。曰。不。過。

滋蔓難圖況深根  
固蒂乎

千。許。人。莊。家。定。者。進。曰。不。然。彼。收。人。心。有。年。於。此。願。為。之。死。者。不。可。勝。計。使。臣。等。在。東。國。亦。被。籠。牢。耳。上。皇。弗。憚。彌。益。聚。兵。遣。善。走。者。押。松。齎。誥。歷。說。東。國。諸。豪。特。使。胤。義。作。書。以。重。賞。啗。義。村。義。村。以。示。義。時。義。時。曰。唯。子。意。所。嚮。義。村。誓。無。貳。心。義。時。哂。曰。吾。預。知。有。此。事。久。矣。因。大。索。鎌。倉。獲。押。松。奪。誥。燒。之。啟。狀。於。政。子。政。子。乃。大。會。諸。將。于。簾。下。使。安。達。景。盛。傳。命。曰。吾。今。日。將。訣。於。諸。君。也。先。將。軍。被。堅。執。銳。闢。草。萊。以。創。大。業。諸。君。所。知。也。今。讒。諛。之。徒。誑。誤。人。主。欲。傾。危。關。東。之。業。諸。君。苟。不。忘。先。將。軍。之。恩。則。協。心。戮。力。誅。除。讒。人。以。全。舊。圖。即。欲。應。詔。西。上。者。即。今。決。之。諸。將。

勵衆之詞寫得情  
文激越念舊者能  
不聞而思奮

似是正論

人心有屬天意可知  
迎刃而解已存外

皆感激願效力。莫敢異辭。於是會義時宅議事。義村景盛等皆曰。宜扼足柄箱根。以待官軍。廣元曰。不可。守險曠日。人心內變。是自敗之道也。宜直進兵攻京師。聽成敗於天耳。政子從之。以泰時為將。泰時時為武藏守。待武藏兵至而發。居五日。或議其懸軍遠進。是危道也。廣元曰。待武藏兵非計。所以生此異論也。遷延如此。雖武藏兵不保其無變。今夜武州宜單身揚鞭。東兵猶雲從龍。已三善康信方卧病。政子召而諮之。康信對如廣元議。於是令泰時即夜發程。黎明泰時帥十八騎而西。相摸守時房前武藏守足利義氏駿河守三浦義材等從之。行三日得十萬騎。自東

以謂語出之玩弄於  
鼓掌之上可見

海道進。武部丞朝時自北陸道進。武田信光、小笠原長清等自東山道進。凡從役者父行留子。子行留父。行者凡十九萬。義時乃放還押松。使歸上言曰。臣無罪被討。不敢逃避。聞陛下好戰。謹獻臣長男泰時。二男朝時。以下十餘萬人。使之為戰。陛下觀焉。猶不厭於心。則猶有二十萬人在。臣將自將以繼之。押松走歸。白之內外失色。上皇曰。可也。東人必有乘虛誅義時者。六月朔。部署諸官軍。宮崎定範、仁科盛遠等拒越中。藤原秀康、三浦胤義等。部諸將為九隊。拒尾張美濃。兵凡一萬七千餘人。信光長清以四萬騎亂大井渡。擊官軍將大內惟信走之。胤義欲赴援。秀康曰。

逆提二自明非等  
閩之輩

有些人作振系  
穿箕

吾腹背受敵。不若退守。宇治勢多。敕旨如此。乃鞭馬先走。胤義以下皆從之。官軍將山田重忠源滿政苗裔也。奮而留戰。泰時亂流而前。重忠連射斃東兵。泰時麾軍萃之。重忠敗走。官軍將鏡久綱自書名于旗。與毛利季光戰而敗。曰恨與懦夫共事。乃自殺。泰時進與信光合。義村建策。分為五隊。其子泰村請曰。嚮與右京君約。從武州生死。因辭義村。從泰時。泰時鼓行而西。京師震駭。乘輿幸叡山。山徒遜辭。力不足以扞東軍。乃還。分見兵二萬五千。守宇治。勢多及淀。時房攻勢多。山田重忠帥山徒二千。截橋力戰。時房不利。而卻。泰時攻宇治。前中納言源有雅參議藤原範

寫渡水艱難畧  
為一抑泰時待下  
如此

一施二報用筆不  
苟

茂等率南都僧萬人。壓河而陣。時霖雨水漲。泰時欲待且而進。泰村夜挺前夾河射戰。義氏赴援。泰時遂以全軍從之。橋板已撤。兵緣架進。官軍矢石雨下。東兵多死。泰時令芝田兼義試水。春日貞幸佐佐木信綱等繼之。貞幸馬傷而溺。從者援還。泰時親為炙之。乃蘇。將士爭渡。溺者八百。信綱先達中島。其子重綱年十五。攀父馬尾。泅而渡。信綱使之還。請兵。泰時諾而遣之。召其子時氏曰。我衆將敗。汝進死之時。氏以六騎渡。泰村繼之。泰時乃親渡。貞幸扣馬諫。不聽。貞幸給之曰。釋甲而渡。不則沈溺。泰時下馬釋甲。貞幸乃奪馬去。不得渡。其兵渡者五百騎。與兼義信綱皆

達進冒官軍殺傷相當。義氏撤民屋縛筏以濟軍。泰時遂至前岸。武藏相摸將士奮進大戰。有雅以下潰走。右衛門佐藤原朝俊帥八田知尚佐佐木氏綱等留戰死之。時氏縱火而進。義村季光攻大納言藤原忠信于淀。破之。重忠胤義走歸。奏事上皇閉門不納。重忠擊門而罵曰：「懦主誤我。」遂走嵯峨。自殺。胤義遁走。泰時進至樋口。河原遇院宣使至。下馬使人讀之。宣曰：「近日之事非出朕意。皆臣僚所為。唯汝論其罪。莫使兵士擾輦下。」泰時乃與時房館于六波羅。朝時之出北陸道也。從軍四萬。官軍張弩扼寒原塞。朝時夜收數十牛束薪其角。火之驅赴官軍。官軍弩發東

有些番則朝臣籍曰大權遂歸北條氏

六用齊人政智

遂收束妙有顯染  
此泰時過人處

兵乃踰寨至市振官軍據嶮設柵。東軍騎兵渡海而步兵破柵戰礪並山。殺盛遠走定範。進會泰時于京師。於是東軍填塞街衢。四出捕斬。胤義以部下據東寺。遣佐原景吉攻之。胤義叱曰：「汝非吾族人乎？與戰走之。盡亡其騎。獨與其長子逃去。欲投其妻家。匿木島叢祠中。遇所識僧勸其自裁。長子先死。胤義謂僧曰：「以我父子首視於我妻。然後致之駿州。為我告駿州曰：阿兄自剪手足。當逞於意。僧如其言。義村送之。泰時聞佐佐木經高贊上皇謀。亡匿鷲尾。欲宥之。經高自殺。其子高重。兄子廣綱等皆死。廣綱穉子當宥。叔父信綱請而斬之。泰時與時房議。凡論罪從。

細針密縫成無縫天衣  
一絲不漏  
大書廢立為陪  
臣執國命之始

輕不復究。捕遂奏求首謀者。上皇以忠信有雅光親。及中納言藤原宗行參議藤原信能答。乃分屬之。諸將時氏召所同渡六騎。置酒勞之。捷報鎌倉。上下祖慶。初義時已遣軍。日夜疑懼。會雷震其廐。義時大怖。以告廣元曰。吾命窮乎。廣元曰。君臣之命。皆天所司。今事之曲直。斷在天心。公何必怖也。故將軍之捷。陸奧雷震其陣。此安知非吉兆哉。於是捷聞果至。廣元引文治故事論公卿。斬泰時難戮之。於京師。七月。令諸將押送之東國。皆斬于途。獨忠信以其妹嘗適實朝。宥死。流越後。後泰時得光親諫。疏大悔殺之。云於是義時廢帝立。高倉帝孫守貞親王之子。是為後堀

用四字著其罪狀  
不若直入三勢

間中著筆以縱為擒  
北條氏數傳事  
紫金盤托出真登  
高一呼萬山皆響

河帝遂逼上皇削髮。徙之隱岐。徙順德上皇于佐渡。兩親王于但馬。備前。上御門上皇不與謀。且諫之。以故不問。乃救義時曰。朕安忍獨留。十月。徙之士佐。後徙于阿波。是月。獲秀康父子于南都。諸所籍沒三千餘邑。義時悉分與戰功將士。一無所取焉。而北條氏勢威滋熾。泰時既破官軍。與時房留鎮京畿。四年。分居六波羅。南北號兩六波羅。泰時在京師。聞梅尾僧高辨名。往訪之。高辨語泰時曰。治國猶治病也。不究其因而藥焉。徒益病耳。治亂之因。在人之欲。公苟絕欲。以率之。治可幾矣。泰時大悅。元仁元年。大旱。世以為亂逆所致也。北條氏祈禳甚力。六月。義時病卒。泰



此即無欲

時時房皆東歸。政子欲以泰時襲執權，以傳賴經。以其在服，疑之，詔於廣元。廣元對曰：「宜速定議以鎮人心。」泰時有八弟，多後母藤原氏出。泰時割與之父邑，自取太少。曰：「吾為執權，復何求焉？」而藤原氏與其弟光宗謀，以其所生子四郎政村為執權，以其女婚參議藤原實雅為將軍。政村之冠，三浦義村為賓，約為父子。於是光宗與弟光重驟適三浦氏府，下洵洵，口耳相屬。人或警泰時，勸其兵備。泰時曰：「置之，乃故禁人出入，獨許數人給仕而已。」遣時氏及從弟時盛於六波羅。二人曰：「鎌倉可虞。」泰時曰：「不如京師可虞也。」遂遣之。有婢密告泰時曰：「光宗兄弟矢於大夫人之。」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深明六體

前曰莫之或渝，是必有異圖也。泰時曰：「兄弟莫渝為可嘉耳。」已而騷擾不已。政子從一侍女，夜造義村，義村惶恐出迎。政子曰：「近日物議騷然，聞政村，光宗日聚首於子家，所謀何事，得非圖武州義村？」曰：「不知也。」政子作色曰：「何得曰不知也？」且子挾政村以圖反乎？抑計和平也？義村乃誓曰：「四郎無他，獨光宗微有異圖，臣當禁止之。」明日，義村往謁泰時，曰：「僕記故大夫眷遇，公與四郎於僕，何擇焉？所願安平是已。」日者，光宗欲云云，僕盡心諷導，終得服從。泰時顏色自若，曰：「僕於政村固無覺，隙安有所偏私也。」居十餘日，府下又大擾，政子終抱賴經入泰時第，召義村及諸宿將。

純笑度行三卷龍  
化險為夷

令廣元論決送實雅歸京師。流光宗于信濃。遷藤原氏于北條。廷議流實雅于越前。事即定。不問黨與。嘉祿元年六月。廣元卒。七月。政子薨。泰時置評定。引付兩職。諮詢政事。又置家令。以平盛。綱尾藤景。綱為之。申禁地頭侵攘。不得與京官抗。置京師。籌卒。鎌倉將士帶衛府官而不衛衛。而後期者。皆納直縣官。貞永元年。泰時與三善康連議。立式目五十條。以資聽斷。與評定衆十二人。誓曰。吾曹為天下司直。所挾偏私者。國神殛之。又令諸吏斷獄。輕罪止其身。毋有羅織盜竊者。倍而贖之。武田信光與海野幸氏爭界。幸氏直泰時予之。或曰。信光卿公。泰時曰。嚮和田氏請宥。

無黨無偏王道

數語可抵唐棣一篇

胤長而先人流之。和田氏不能爭也。顧公私如何耳。畏怨而不決。何取於執權乎。信光聞之。自懼。效書誓無他。泰時以示諸將。終為恆例。嘉禎二年。泰時進從四位下。仁治三年六月卒。年六十。泰時為人敦親族。常推叔父時房而下之。嘗在評定所。聞弟朝時第有寇。輒起赴援。平盛綱曰。是小事耳。公任重職。何自輕也。泰時曰。兄弟有難。何曰小事。以吾視之。與建保承久二役。奚擇苟喪吾親。重職何為。朝時書藏於家。曰。世世子孫。毋背武州裔也。泰時不以權勢自異。常與諸將更直幕府。逮老不懈。當直之夕。不敢蓐也。每詣賴朝墳。拜于堂下。或曰。盍上曰。將軍在時。吾未得登。

一語用動進佛  
之機

深中其弊

醒人心惕附意

守成之子語已  
足

承接無痕聲青  
皎潔有聲自雷  
來者

豈死將軍乎。其進四位也。謂人曰。無功進爵。恐不保。終吾  
將祈之神也。有僧說之曰。建一佛寺。可以治安。曰。糜財蠹  
民。何治安之有。遂逐其僧。泰時銳意求治。其參政府。先衆  
而入。躬執勤儉。以率將士。將士伏於富家者。自爲償息。尤  
貧者。并償。子本遇有饑歲。發倉賑之。或設場救濟流民。及  
其卒。天下惜之。子時氏先卒。時氏子經時。嗣爲執權。泰時  
常愛儒人。謂經時曰。爲政在文。不可專用武。斷經時長吏  
事。世稱有祖父風。遂襲其官。寬元二年。將軍賴經讓職於  
其子賴嗣。甫六歲。四年。經時有疾。亦傳執權於弟時賴。而  
卒。故朝時子光時。有寵於賴經。因勸圖時賴。欲自代之。兵

動宕生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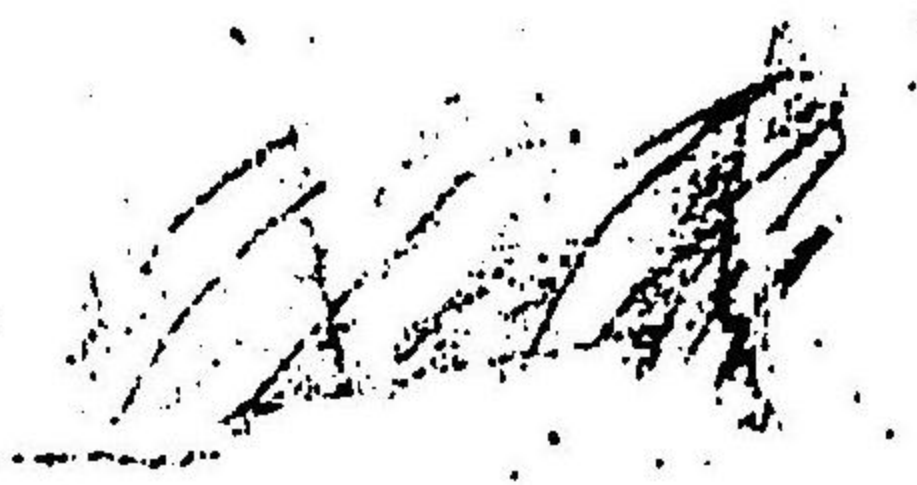
明尾大不掉提筆  
有力

孟龍下文無限盤  
旋

士集府下。時賴遣吏卒。扼衢路。而以兵自衛。賴經使者來。  
不許見。光時削髮謝罪。流之伊豆。送賴經還京師。其近士  
三浦光村。與爲護兵。至京師。辭還。嗚咽曰。臣必有以報君  
也。既歸。鎌倉。潛徵兵其邑。勸其兄前若狹守泰村。反泰村  
不果。泰村。義村子也。時義村已卒。泰村威權仍盛。族黨最  
廣。時賴外祖安達景盛。削髮在高野。寶治元年。四月。景盛  
來府下。數往時賴家。已而謂其子義景。孫泰盛曰。汝輩不  
目三浦氏。近狀乎。而頰首之也。五月。有榜于鶴岡祠前曰。  
泰村將被誅。時賴因事寄宿三浦氏。氏族悉集。獻酒。送出  
更入。時賴頗怪之。其夜。聞障內有鎧胄聲。決起曰。果然。麾

一從者徒步而歸。泰村驚惋不措。翌夜時賴使人詢三浦諸第。皆蓄兵仗。時賴益有戒心。將士聞之。爭至明日。泰村第有匿名書曰。子將被誅。盍戒泰村曰。是毒我者。取而毀之。使人謝時賴曰。聞道路之言。如關泰村者。家僕傳聞。爭來相衛。即見尤怪。當速散去之。如事關他人。有須衆力。當率焉。以奉援。時賴慰諭遣歸。大江季光妻泰村妹也。來勸其兄決意反。亦不果。會時賴誓書至。令速罷兵。泰村大喜。從之。使者出其妻賀進食。泰村一喫未能下。聞門外大囂。安達氏兵來攻泰村。時賴急防之。時賴於是遣弟時定將兵援攻三浦氏。令金澤實時守幕府。實時泰時弟實泰之

至勞跳躍而出



結句將前後事  
總束荷面俱  
圓

子也。大江季光將往屬時賴。其妻愠曰。良人非士也。季光乃屬泰村。時賴令人火三浦氏北隣。泰村大敗。走入賴朝影堂。光村以八十騎據永福寺。以呼泰村。泰村不敢往。光村乃至堂中。諸軍圍之。於是三浦氏宗族列坐影前。光村慷慨曰。向從殿下密旨。則我族將專軍政。若州猶豫以取此辱。引刀自斃其面。問曰。猶可識乎。遂自殺。殿下謂道家也。泰村泣曰。我四世積功於幕府。又以北條氏外戚輔佐。內外乃不能免於禍邪。雖然。焉知非先君多殺之報哉。何遽北條氏之懟與其族二百七十餘人皆死。諸三浦氏妻孥皆釋之。後泰村女野本尼者。謀作亂。被殺。先是時賴從

承接上文甫高踞  
題巔法用筆深  
層

祖父重時鎮六波羅北方。時賴欲召之。泰村止之。建長元年。召至。並執權。時賴為相。摸守四年。道家暴卒。賴嗣。又圖時賴。遣長久連等。誘諸將士。佐佐木氏信縛送之於時賴。時賴乃廢賴嗣。送還京師。迎後嵯峨帝皇子宗尊親王。為鎌倉主。成政子志也。時賴循守泰時式。目內外稱治。而其自奉。多人所不堪。大佛宣時。時房孫也。嘗詣時賴。時已深夜。時賴手一壺酒。曰。欲與子共之。顧安所得肴。照紙燭。索于度。覩碟有殘醬。取而佐酒。其儉薄如此。其用人不拘門地。嘗擢青砥藤綱。藤綱微者也。少好學。師僧行印。遭年旱。時賴聚僧施之。又親祈于三島祠。其束載之牛。澍于水。藤

綱在傍。叱曰。汝亦做此條公薦事。邪。衆問其說。曰。方旱牛而有知。盍澍于田。今之施僧。不甄其貪廉。廉者寧餓不來。徒飽貪者耳。是何異牛之澍于水也。時賴聞之。召見共語。大說之。竟擢為引付。衆有公文者。與比條氏封人爭畔。而訟。衆皆畏時賴。曲公文。獨藤綱直之。公文德之。欲有所報。夜苞錢投其後圃而去。藤綱大怒。曰。相摸公司天下之直。直公文。乃直相摸公。公宜見報。是何舛也。郵還其錢。嘗夜行。遺十錢於水中。乃買炬照水撈之。炬直五十錢。或曰。得不償失。藤綱曰。五十錢吾失人得。十錢誰得之者。我取六十錢。以益於世。不亦大得乎。藤綱自儉而喜施。日食一脯。

理明詞粹

傳時賴節儉得人

以自作偈言收結箇約有神

布衣袴褶。刀室不漆。時賴欲加之。祿曰。神見夢於我。曰。汝願治者。增藤網。祿藤網固辭。時賴曰。何辭。曰。神曰。增藤網。祿增之。則神曰。斬藤網首。斬之乎。時賴又從容問其所欲。藤網乃陳鎌倉及諸州吏。斲狀曰。管子稱。階前千里。門外萬里。是也。乃罰其尤斲者。世以此稱時賴得人云。康元元年。時賴有疾。削髮。先是。時賴學禪於宋僧道隆。為造建長寺。又造最明寺。於是老於最明寺。長子時宗。猶幼。以重時子。長時執權。弘長三年。時賴卒。臨卒。作偈曰。業鏡高懸。三十七年。一槌破碎。大道坦然。蓋享年三十七也。時宗年十三。敘從五位下。任左馬權頭。外舅安達泰盛。參與軍政。文

生波作觀

定論不省有探驪得珠手段

拍足一筆

正接元主致書

永三年。將軍宗尊稱疾不出。僧良基入禱之。而不徵藥。府下頗有物議。兵士四至。良基出奔。幕府近臣稍稍出。留侍者五人而已。宗尊竟還京師。立其子惟康代之。七年。長時卒。時宗執權。時宗庶兄時輔。與長時弟義宗。俱鎮六波羅。時輔居常快快。愧降於弟。九年二月。時宗令義宗擊時輔。殺之。聞其有異志也。時宗為人強毅。不撓。幼善射。弘長中大射於極樂寺第。將軍欲觀。小笠懸顧命諸士。無敢應者。時賴曰。太郎能之。太郎。時宗幼字也。召而上場。時年十一。跨馬出一發。而中。萬眾齊呼。時賴曰。此兒必任負荷。當是時。宋氏為胡元所滅。諸隣國皆服於元。獨我邦不通使聘。

似教然已有定見  
省筆妙

此戰也始挫後勝

寫籌邊備字係  
字已盡不愧史才

元主忽必烈令韓人致書於我曰。不服則尋兵。朝廷欲答之。下鎌倉議。時宗以其書辭無禮。執為不可。元主復遣使者趙良弼來。時宗令太宰府逐之。凡元使至前後六反。皆拒。不納。十一年十月。元兵可一萬來攻對馬。地頭宗助國死之。轉至壹岐。守護代平景隆死之。事報六波羅。令鎮西諸將赴拒。少貳景資力戰。射殪虜將劉復亨。虜兵亂奔。而元主必欲遂初志。後宇多天皇建治元年。元使者杜世忠。何文著等九輩。至長門。留不去。欲必得我報。時宗致之。鎌倉斬于龍口。以上總介北條實政為鎮西探題。遣東兵衛京師。西兵衛者。悉從實政。益築大宰府水城。省冗費。充兵

四字已寫盡十餘  
萬人之勢

此大意人心有屬  
數明非獨特戰功  
加倍形容寫得  
分耐足

備。弘安二年。元使周福等復至宰府。復斬之。元主聞我再誅使者。則憤恚。大發舟師。合漢胡韓兵凡十餘萬人。以范文虎將之。入寇。四年七月。抵水城。舳舻相銜。實政將草野七郎潛以兵艦二艘。邀擊于志賀島。斬首虜二十餘級。虜列大艦。鐵鎖聯之。殼弩其上。我兵不得近。河野通有奮前。矢中其左肘。通有益前。仆檣架虜艦。登之。擒虜將王冠者。安達次郎。大友藏人。踵進。虜終不能上岸。收據鷹島。時宗遣宇津官貞綱將兵援實政。未到。閏月。大風雷。虜艦敗壞。少貳景資等因奮擊。虜兵伏屍蔽海。海可步而行。虜兵十萬。脫歸者纔三人。元不復窺我邊。時宗之力也。七年。時

隨筆順叙其回互  
起伏毫不費力

應合政殺泰村事

諧語解頤

宗卒。子貞時甫十四。繼執權。襲父官爵。安達泰盛以外祖  
益專太宰府之捷。其子弟與有力焉。威望日盛。與內管領  
平賴綱爭權。內管領即家令也。泰盛子宗景性狂易。謂其  
曾祖實賴朝子也。遂改姓源氏。賴綱因譖之曰。彼更姓。冀  
為將軍也。十一月。貞時發兵夷滅安達氏。人以為三浦氏  
之報也。賴綱獨執政。後賴綱亦圖反。其長子宗綱告之。貞  
時誅賴綱。流宗綱。正應二年。九月。府下騷擾。貞時廢惟康。  
倒載之輿。送還京師。東人曰。將軍被流京師也。乃請後深  
草帝三子。文明為將軍。永仁元年。置長門探題。四年。僧見  
基。誂故源範賴裔吉見義世謀亂。捕誅之。正安三年。貞時

二人並為執權即  
被矯殺二人明未  
可並置作證

興一利必有弊貞  
時甚善於社解者

削髮而老。使時賴孫師時。政村。子時村。並代執權。師時從  
弟宗方爭權。矯命先殺時村。遂欲殺師時。貞時怒。命宣時  
子宗宣誅之。延慶元年。廢久明。立其長子守邦代之。應長  
元年。貞時師時相繼而卒。貞時留意於政治。慕時賴之風。  
初時政義時以來。數遣使分曹行郡國。問吏民冤枉。至於  
時賴貞時。發間使。被緇衣四出。多所摘發。吏不得欺也。而  
間使又稍稍成。奸時賴貞時終親出按之云。貞時既卒。長  
子高時甫九歲。宗宣及時村孫熙時並執權。無幾皆卒。長  
時姪基時。及實時孫金澤貞顯代之。高時舅安達時顯。泰  
盛之弟也。內管領長崎圓喜。賴綱之甥也。以貞時遺命共



叙高時以頭率多  
政非人明遠賢近候  
日即傾覆也

以多欲貪賄為高  
資正案

罪魁禍首高資  
也

疏頑字得神

輔高時五年。遂立高時執權。文保元年。高時為相。摸守高時性頑。率委政於時。顯圓喜二人協心。修泰時舊規。既而圓喜老子高資代之。高資性多欲黜陟。予奪一以賄成。元亨二年。陸奧人安藤堯勢與族季長爭邑。而訟皆賂高資。高資兩納之。不決。二人怒。據邑反。承久以來。士之叛北條氏者。始於此。北條氏遣兵討之。不克。高時不以為意。日夕飲宴。一日見狗鬪于庭。喜之。遂令吏民貢獒。獒數千。分附諸將。養視輿載往來。遇獒不下者。有誅。獒群鬪。哮噉如爭尸者狀。高時又喜田樂。樂師亦數千。纏頭費每以萬數。一夕高時獨醉舞。有十餘倡來歌以助之。姬人關之倡皆天

妖星出亂兆也

借端用意空甲

一擊

書流中納言罪  
其僭也

狗歌曰。不見天王寺妖靈星乎。歌終而去。獸跡滿坐。高時醒無所見。已而有疾。高資勸其削髮。讓職於貞顯。高時弟泰家。愠其不讓。已亦削髮。高時病起。欲誅貞顯。貞顯自髡謝之。諸將爭倣之。圓顯滿朝。高時頗不平。高資密令長崎高賴誅之。高資覺。捕高賴流之內。外憤怨。攝津渡部氏大和。越智氏皆起兵。高時命吏擊之。又不克。正中二年。高時流中納言藤原資朝于佐渡。以其圖北條氏也。初北條氏定承久之亂。立後堀川帝。帝傳位於太子。是為四條帝。帝崩。朝議欲立順德皇子。泰時思土御門帝不與亂謀也。遣安達義景立其皇子。義景途還曰。有如順德皇子立。則奚

歷叙廢立皆歸  
北條氏用密敕工  
一百喚醒筆力千  
鈞

為曰廢之。遂入京師。立後嵯峨帝。帝二子後深草龜山相繼昇位。後嵯峨特愛龜山。遺詔時賴曰龜山之後永承皇統。乃以長講堂領為後深草湯沐邑。後深草上皇欲倚時宗力以得政柄。時宗不敢從。已而龜山傳位於太子。是為後宇多帝。上皇憤恨欲削髮。時宗乃以上皇皇子為後宇多儲貳。是為伏見帝。伏見帝立三年。有賊淺原為賴夜入宮中謀逆。不成自殺。六波羅檢之事連龜山上皇。上皇賜書於貞時。誓無他。帝密勅貞時曰龜山之在位。憤承久事。陰有所圖。而不敢發。立其後非卿利也。貞時乃立帝皇子。是為後伏見帝。後宇多上皇遣使責貞時。貞時乃廢帝立。

下陰謀二字明德  
不足以滅之力不能以  
勝之故也

後宇多皇子。是為後二條帝。因定議。後深草龜山二統。每十年更立。先是時賴分藤原氏為五派。更任攝籙。貞時之議天位。蓋傲之也。及帝崩。立後伏見之弟。是為花園帝。朝議欲立後二條皇子。邦良承其後。龜山上皇特屬意於後宇多次子。遣使諭貞時立之。是為後醍醐帝。邦良為其太子。帝憤北條氏以陪臣世主廢立也。陰謀滅之。視高時失政竊喜之。令資朝及右少辨俊基等誘致美濃源氏土岐賴兼多治見國長等。事覺。或告之於六波羅。北方北條範貞會攝津民作亂。範貞因召四十八所。籌卒得三千人。以襲賴兼國長。殺之。是時正中元年九月也。明年五月。高時

歷書罪狀妙有層次

為陰謀註脚家  
用筆一字不苟

諸將尚有心

鄙夫無所不至之  
言更說得斬釘  
嚼鐵

遣兵收致資朝俊基案問之不服遂謀廢立帝因賜誓書高時奉還其書釋俊基遂流資朝也嘉曆元年邦良薨帝初欲廢邦良立皇長子尊良高時不可至是又欲立三子護良遣使申後嵯峨遺命高時執貞時議立後伏見帝子量仁為東宮帝怒與護良謀誘諸寺僧徒因以護良為山門座王召僧圓觀等咒詛北條氏元弘元年事覺捕圓觀等鞫而得寔再執俊基後伏見法皇亦使人來具告帝陰謀高時乃大聚諸將吏問計衆莫敢言高資曰主上親王流之公卿黨者斬之如此而已勿再貽悔也二階堂貞藤諫曰北條氏世尊王室惠下民所以執國命幾乎百六十

下睥睨其恃  
逆大堪上狀宛現  
紙上將前事證  
令憤恨作備矣

年也今已執公卿又欲遷帝王如天道何苟使我而無覺朝廷何能為高資睥睨貞藤曰迂腐之論何陳於今日公獨不知承久故事乎高時從之八月遣貞藤等以三千騎入京師基時子仲時政村曾孫時益方鎮南北得貞藤與計事事泄帝逃之南都仲時時益遣兵索宮中不獲帝則奉兩上皇太子于六波羅北方僧豪譽來告帝在叡山則遣近江守護將兵攻之不利已而南都僧來告帝在笠置山二帥乃使近江兵備叡山而道檢斷糟谷宗秋隅田通倫等圍笠置城固不拔高時遣大佛貞直金澤貞冬將數萬騎助攻未至陶山義高小見山氏真率五十餘人夜乘

上將助聖之人  
標出罪狀簡切顯  
著

畧編茂業  
今別法

勇則勇矣惜死  
之不當

風雨。繼城而入。縱火呼譟。外兵應之。城即陷。帝逃走。追獲。拘之。六波羅南方高時遣貞藤及安達高景立量仁即位。是為光嚴帝。令貞直引兵攻官軍將楠正成。走之。二年。請光嚴帝詔。徙帝于隱岐。千葉貞胤。小山秀朝。佐佐木高氏。將兵護送。已而楠正成復起兵。皇子護良。赤松則村。繼起。據千窟。赤坂吉野。白旗諸城。高時遣義子阿曾。時治。與貞藤。高直。高實。以五萬騎赴攻。三年二月。時治攻赤坂。人見恩阿。本間資貞。先登。資貞子甫十八。墜。父死。城終陷。閏月。貞藤亦陷吉野。與時治俱援高直。圍千窟。不能下。三月。六波羅二帥徵山陽兵。兵降於則村。為守三石。則村進據摩

山陽應則村伊豫  
豪傑應官軍  
在人勢豈可見

二帥凡三敗

則村一挫

則村一勝

則村又敗

邪山。二帥又徵四國兵。伊豫豪族亦應官軍。二帥遣近江兵攻則村。大敗。於是數警隱岐。守護備帝。帝逃。而帝果逃。歸伯耆。二帥再遣萬人攻則村。又敗。則村與藤原宗鎮。縱火來攻。遣宗秋通。倫以兵二萬拒之。桂川。則村子則祐。亂流來擊我兵。又大敗。時已夜。新帝兩上皇入六波羅。二帥大出兵於七條。磧陶山。高通。河野通盛。巷戰。走則村。則村退走。扼八幡山崎。運路梗塞。二帥遣兵擊之。陷伏。敗還。而山徒亦以護良。令來攻。二帥遣曠騎。擊走僧兵。因啗以利。又使近江守護佐佐木時信。備之高通通盛。又敗。則村子京南。而官軍將源忠顯。大兵來攻。二帥悉甲乘陣。時信以

五千人擊走忠顯而結城親光遽降官軍。士卒多逃。二帥告急於鎌倉。使者相踵。四月高時遣名越高家足利尊氏等西上半守京師。半攻行在高家朝時五世孫也。與則村戰狐川。被鮮甲挺前中箭死。尊氏傍觀不戰。下馬張飲。遂降官軍。合兵攻京師。京師兵三萬大半吏胥不習戰。二帥乃深溝固壘守之。擊卻忠顯已而城兵大潰。徐千餘人。二帥聽宗秋議夜奉兩上皇新帝太子空城宋走上。兵環起而射。大子以下四走。矢中新主肘。時益死之。天明又遇敵數百擊破而過。明日至番馬驛。遇土兵數千人奉龜山皇子守良夾路而陣。宗秋擊破其前鋒。而兵疲矢盡走入佛

點出新田氏又增一敵

寺與仲時謀欲據近江一城。時近江守護殿而後待之。不至。仲時曰是亦叛矣。乃謂其兵曰。獻吾首於官軍。是我所以報諸君之勞也。乃自殺。宗秋以下四百餘人從死。新主兩上皇被收入京師。高時未之知也。獨聞尊氏叛則恐。發上野下野等六國兵附弟泰家西上。因徵糧於諸邑。次至新田義貞邑。義貞斬其吏。高時大怒。乃專北向其鋒。遣金澤貞將櫻田貞國分道攻義貞。貞國與義貞戰于入間河。殺傷相當。退次久米河。明日又戰。不利。退次分陪。高時遣泰家援之。黎明令兵三千人齊射。而全軍從之。大破義貞軍。既勝。驕不設備。會三浦義勝叛。屬義貞。合兵來襲。泰家

一勝新田氏即驕不設備則敗也竟矣

照應降官軍句

一筆方振海底泛  
洪濤為海東色

駭走。橫溝某。安保某。還鬪死之。而小山千葉二族皆叛。貞將與戰。敗走。諸軍敗。歸鎌倉。則六波羅敗聞至矣。內外失色。間一日。義貞三道來攻。高時乃遣基時。貞直守時。守時長時。孫而足利尊氏妻兄也。拒于囊坂。大敗。曰。吾被猜疑。不若速死。乃自殺。貞直拒極樂寺坂。敗退。家臣本間某。獲罪家居。是日出戰。斬敵將大館宗氏。獻首。貞直而自殺。貞直感激。冒敵陣死。基時與義貞相持于假糲坂。而義貞選兵自稻村崎入。縱火府中。高時以千餘人逃于東勝寺。先坐。貞將戰死。基時國時。鹽飽。聖遠父子皆自殺。三道軍皆潰。安東聖秀自極樂寺軍還。則府第已灰矣。憤激曰。百年

之跡。何無一死節。屍乎下馬將死。其從女為義貞妻。贈書招降之。聖秀作色謂使者曰。吾姪士家女。何為此無恥之言。而義貞亦不可止之也。以書握刀。割腹而死。義貞軍進入府中。無復抗者。獨長崎高資子高重力戰。敵四面萃之。高重左右衝突。所向皆披。還見高時曰。事已至此。公自為圖。雖然。臣猶欲一快戰。公且待之。乃乘其愛馬。與百餘騎。撤幟裹刃。雜入新田氏軍。狙擊義貞。垂及而覺。敵兵圍之。高重乃大呼奮擊。馬上掀敵一將。投數步外。敵軍辟易。高重走至東勝寺。則高時以下方訣飲。屬觴高重。高重三爵。傳之攝津道準。而自屠抉腸出之。道準笑曰。好下物也。因

雖。而氣甚壯

從死者以此象  
可見得人心之效

如此無心餓死  
宜哉

一向激動義高

滿酌盡半以傳諏訪直性而死直性與長崎圓喜皆死高時乃自殺從死者凡六千八百餘人高時有二子曰萬壽龜壽萬壽之母之兄五大院宗繁受高時遺託為匿萬壽義貞購求高時遺胤宗繁欲斬送萬壽而憚物議乃給萬壽曰敵且來捕宜逃伊豆萬壽從之宗繁走告義貞追獲斬之義貞疾宗繁所為將誅之宗繁亡匿無舍者道餓死初泰家密諭諏訪盛高曰萬壽既託宗繁矣汝奉龜壽以為後圖雖家兄自招禍而天豈遽忘我祖宗德哉時高時逃葛西谷而龜壽猶孩從在母所盛高往言於眾婢曰速付次郎我公欲訣之聞太郎已死次郎亦終難免耳眾婢

詳記直性與義高  
氏尚存一息

走泰家以起後  
餘收

皆泣盛高佯怒取之而去走信濃匿於諏訪祠官賴重家泰家既遣盛高欲自脫走為重傷歸鄉者狀卧畚中以蟻衣自覆南部景家伊達匡衡昇之令二卒擊新田氏號騎而先導走陸奥餘兵三百餘人度其行遠火第自殺新田氏至以為泰家已死也鎌倉與六波羅間十五日皆夷滅長門探題時直時房第五子也為土居氏得能氏所攻航而東走聞高時死欲還筑紫筑紫探題北條英時亦為少貳貞經所攻殺時直因貞經降宥死歸邑尋病卒淡河時治時房孫也初屯越前阨北陸道已而越中守護名越時有戰死平泉僧兵來攻時治時治與妻子皆自殺時息時

了時治

了貞經

治之亡。與鎌倉六波羅皆同月。是月。大佛高直。二階堂真藤。長崎高資等。解千窟圍。退保南都。七月。謀犯京師。官軍來攻。高直等削髮而降。斬于阿彌陀峯。以貞藤嘗諫高時。特宥死。歸邑。尋謀反。見誅。明年。赤橋重時。僧憲法。及本間澁谷。規矩。絲田氏等。並起。皆敗死。而泰家自陸奥潛來京。師依藤原公宗。公宗公經。裔與北條氏有舊。相俱窺伺朝。廷。時朝廷失政。天下士民皆思北條氏。泰家於是蓄髮。更名時興。時龜壽在信濃。亦更名時行。約期攻京師。事覺。公宗被誅。時興逃亡。不知所終。而時行與諏訪賴重招聚黨。故旬日得五萬人。東攻足利直義於鎌倉。走之。尊氏自京

有極可乘衆  
復燃

師來討。時行遣名越時基。將三萬人逆擊。臨發。大風破屋。時基更卜。日兼行。戰于橋本。後軍多亡者。且戰且退。阻相摸河而陣。水方漲。時基不備。足利氏夜濟。時基大敗。與三百人走歸。賴重使時行脫走。而與四十餘人。剝面自殺。足利氏至。謂時行既死也。時行起兵。二旬而敗。世目之曰。二十日前代。時行之起也。名越時兼亦起北國。及時行敗。爲加賀將士所攻。滅。延元二年。時行遣使詣吉野。行在上。言曰。臣父伏天。誅臣不敢怨。所怨者足利尊氏。世受恩於臣家。而卒背之。今又困天子。臣願討尊氏。以贖父罪。詔許之。尋以五千人發伊豆。從官軍將源顯家。擊走足利義詮于

往復循環歸還  
本有妙在卷中



鉅細不遺從然無盡

北條氏基業賴朝自予之

鎌倉退至美濃與上杉憲顯等戰于青野原轉戰至和泉及顯家敗終赴行宮任左馬權頭三年從宗良親王至遠江擊破今川範氏兵于匹馬驛從親王投井伊高顯亦不知所終外史氏曰北條氏之於源氏則藤原氏之於王家也皆不用寸兵尺鐵而篡其國於衽席之上何其易也蓋人情莫不知親其宗而顧謂不如妻黨之可倚也於是削弱兄弟疏斥親族以為為子孫除患害而不悟其自剪伐以資異姓可不哀哉源氏之成國也固懸殊王家而其謬計出王家所未為故其取禍有更烈者而北條氏之陰謀狡智乃

得之陰謀詭計而能節儉力行所謂逆取順守天視自我民視盡心於民矣者則隆

偉論獨行千年鐵案

非藤原氏所及也鬪其骨肉剪其手足潛收默竊其權而如已未嘗措手及其得權亦有所翼戴而不敢自居辭其名而取其實舍其利而操其柄使天下不能議已子孫守其遺謀而加以周密終使帝王之廢立攝籙之進退盡取決於已而如已無所關不得已而為之措置是北條氏家法所以能長持天下權衡焉而至於盡心民事前後武族所罕觀也蓋自知其悖逆人神所不容惴惴焉計以此贖之而泰時其最者矣世之論者於泰時無所間然已余謂承久之事泰時其罪之魁也何哉使泰時之賢果如所傳乎則既定禍難擁大兵於輦下諸大處分莫不由已其於

朝廷與幕府往復之際。豈無所以善處之已。可以理導。又  
 可以勢禁。是之不思。而陷其父於大惡。雖有善政。寧贖其  
 罪邪。是知舊史所稱。泰時勸其父。詣關納降。不聽。臨發。問  
 遇親征。則何為。曰。降之。否則決前。皆史氏為之。文過耳。不  
 足信也。至其立後。嵯峨亦出恩仇之私論者。謂之天命正  
 理。亦過褒矣。然北條氏七世。其可以人理論者。獨有泰時。  
 其他如義時輩。皆蛇虺鬼蜮。又曷足責歟。或傳義時誅深  
 見某者。而近其子卒為所殺。噫。是其或然也。昔平清盛源  
 義仲並稱兵抗上皇。皆除讒人而已。不敢遂其幽囚之計  
 也。然猶不免誅滅。如義時者。真無前逆賊而得脫叛名於

此處却又揚文筆  
 如漢苑中人柳三  
 眠三起

貶足

世。天其假手。其臣僕斃之也。及其子孫遇新田氏之斧鉞。  
 抉其巢穴。殲其醜類。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豈不信哉。外史  
 氏曰。時宗之禦元虜。保我天子之國。足以償父祖之罪矣。  
 虜蓋以其所以恫喝趙宋者。來擬於我。我卻其使。不納。未  
 有曲直也。及彼以兵來脅。剪屠我邊疆。則曲在於彼。彼使  
 再來。不可不執而戮之。折彼凶威。定我民志。奪其所挾。而  
 決死待之。可謂深中機宜矣。否則我幾何而不為趙宋也。  
 其後唯菊池氏之待明。庶幾接武。足利氏屈膝外嚮。不足  
 言已。豐臣氏能不辱國體。勝足利氏萬萬。然至與明戰。張  
 皇太甚。內自困敝。雖攻守勢異。不及北條氏遠矣。北條氏

就其謀略作一  
贊歎復起立用

之策守則土著不煩徵發軍須不擾輕費委任將帥不自  
中掣之其戰則憑陸誘寇走舸逆戰短兵急接皆可以為  
後世之法也吾嘗觀鎮西士人所傳元寇圖卷虜盛以砲  
礮臨我而我兵揮刀奮前虜不暇發焉蓋是時我未有火  
器相敵吾是以知兵之勝敗在人不在器我長技自有在  
焉可恃也

讀史氏曰北條氏之得天下也出於陰謀詭計而能傳諸  
七世雖亡而不覆其宗其故何哉蓋賴朝實有以予之方  
其起事則依若輔車迨後專主內事使恭其收拾人心之  
計而再翦伐骨肉自殘手足雖無北條氏其亡可立而待

故可為北條氏寬也獨責不能匡救其惡又以讒臣蠱惑  
其子設心奸險為可鄙耳而蒼蒼若不知者其故可思矣  
大凡物必先腐也而後蟲入之使源氏克自振拔依然為  
輔弼之賢非及身而襲其位至三世而陰行其事尚以節  
儉力行固本愛民至後承承繼繼悉遵先人矩矱閭閻得  
以安堵不致膏血原野者天亦不忍斬其澤也說者謂與  
晉典午氏頗同一轍而子孫差勝者緣源氏自亡於同室  
之公曉初未嘗刃於其主也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仇  
能撫民則得國也庸何傷

日本外史卷五

日本外史卷五

新田氏前記

楠氏

北畠氏  
兒島氏

菊池氏  
土居氏

名和氏  
得能氏

世中嗚歎筆之  
猶厚

外史氏曰。予修將門之史。至於平治承久之際。未嘗不  
筆而歎也。嗚呼。世道之變。名實之不相讐。一至於此。歟。  
古之所謂武臣者。勤王云爾。如源氏平氏。莫不皆然。至於平  
治之後。乘綱維之弛。以逞鴟梟之欲。有暴悍無忌者焉。有  
雄猜匪測者焉。雖所為不同。而其蔑王憲營私利一耳。然  
猶有可言。曰王族也。將家也。至於北條氏。以將門屬隸而

大聲疾呼義憤滿腔

痛加貶斥  
惟道人心

坐制朝廷天下之事不復忍言也。且夫承久之事孰曲孰直。筆而傳之者皆出北條氏盛時。今安考信焉。況君臣之際寧可較曲直也。乃指斥憑怒極其凌辱。視萬乘之尊不啻如孤豚嗚呼。八洲生民誰不被先王之遺澤。當時所謂武士者。徂其豢養。供其使族。雖名位族望遠出其右者。奔走驅馳甘為之役。之不暇。氣類所召。習以為常。豈可勝言哉。即稱為公卿者。平時趨蹌朝廷之上。取天子之爵秩。以驕天下。而及於此際。未嘗畫一策以救危難。袖手傍觀。以聽其所為。是曷尤於武人邪。雖時勢有所未可。君德有所未洽。以致乎此禍。而亦臣子之罪矣。自是以來百餘年間。

痛加貶斥  
惟道人心

廢立黜陟。一仰其處分。而朝廷蹙蹙如被束縛。至於窺其顏色。以為憂喜。何其甚也。余聞後鳥羽上皇之徙隱岐也。因石窟縛屋。纒庇風雨。十有九年。乃崩。蓋父子三帝隔絕千里。各居窮海。終天不得相見。是其心何嘗一日忘北條氏哉。則元弘之事。萬不可已也。而其勤王之功。余以楠氏為第一。微楠氏則西狩之駕。吾見其與承久歸一轍而止而已。何哉。彼北條氏雖失於政。其權力有更甚焉。藉累世之威。而加積弱之餘。百萬虎狼隨其指呼。魚味中國。莫之或撓。天下方以承久為戒。重踵屏息。莫敢言勤王之事。而楠公獨以眇眇之軀。唱義其間。當其衝路。挫其爪牙。以鼓

四面視其  
獲美

此論在當其人  
回超出尋常者  
焉較源平何嘗  
一尋

舞四方義士之氣使之。一時踵起。殄戮元惡。於斧鉞之下。報列聖之深仇。雪累朝之大恥。天下萬姓。再得仰日月之光。雖曰屬皇運之泰。而非公爲之唱。焉能至此。是焉知非天生斯人。以匡濟世道哉。後之論者。或有比之唐張巡者。巡戴全盛之唐室。拒狂胡之偏師。有二顏爲之先。有許遠爲之助。而不過遮蔽江淮。守城致死。以公視之。勢之難易。功之大小。豈可同日而語也。要之位。不滿其器。莫能展其才。而終能以躬殉國。靖獻先王。餘烈所及。不獨其子孫。自公卿自將士。各執弓箭。以勤王事。概皆聞楠氏之風而起者也。嗚呼。如楠氏者。真可謂不愧武臣之名矣。余故敘楠

氏之事。以繼源平氏云。

楠氏本姓橘氏。出於敏達天皇。天皇曾孫曰諸兄。爲左大臣。賜姓橘。橘氏後裔。或降在民間。其居河內者。以楠爲氏。楠氏始著於後醍醐天皇之時。云天皇於後鳥羽爲玄孫。後鳥羽二子。順德。土御門。二帝並爲北條氏所徙。以崩。後嵯峨帝。以土御門之皇子。爲北條氏所立。而常痛先帝之蒙塵。欲俟時報之。而後深草龜山相繼即位。皆帝之子也。帝謂後深草優柔不足。與有爲。而愛龜山有英氣。可以繼其志。故遺詔。龜山之後。永承皇統。故後宇多以龜山太子。立即位。而北條氏立。後深草之皇子。又立其皇孫承其後。

後宇多上皇遣大納言藤原定房責其再違遺詔。乃立上皇皇子實後二條帝。遂定兩統更立之議。及帝崩。又立後伏見之弟。時後宇多次子尊治。幼有英質。龜山上皇竒之。遣定房諭北條氏而立之。是爲後醍醐天皇。當天皇之時。北條高時失政。其家宰長崎高資等恣權。將士離心。多背叛者。天皇陰謀衆。是時討滅之。乃勵精求治。置記錄所。親聽訟訴。與大納言藤原資朝右少辨源俊基等謀。稍延攬豪傑。置酒款語。破禮節。結驩心。目曰無禮講。美濃人土岐賴兼多治見國長與焉。賴兼族賴春。娶齋藤利行女利行。六波羅府吏也。一夕。賴春偶與妻語。泣下。妻問何泣。賴春

告實。妻走告其父。父告之六波羅府。發兵襲賴兼國長。二人力鬪不克。自殺。高時聞之。遣兵來執資朝。俊基帝因賜誓書。事得寢。乃釋俊基。流資朝。而帝志益銳。與皇子護良謀。收結南都叡山僧徒。高時又覺之。捕僧圓觀等。再執俊基。遂與宰高資定議。欲廢帝如承久故事。遣二階堂貞藤。潛兵西上。夜至六波羅府。將北條仲時。北條時益。得高時書。未發封也。帝諜知之。乃用護良計。御籃輿。逃之南都。使大納言藤原師賢服袞衣。詐稱帝。赴叡山。僧徒大喜。來聚。一夕得萬人。而仲時時益。謂帝猶在宮中也。遣兵索之。不獲。則收大納言藤原宣房等四人而去。以萬人攻叡山。護

帝嘗于良弼  
如得傳說相  
契元不羣

似法如太原公  
子賜養而來

良等擊卻之而僧徒知帝非真悉散去當是時帝在笠置山仲時時益聞之遣兵來攻未至帝下詔四方赴難莫復應命者帝憂迫適夢紫宸殿南有大樹樹下設虛位二童子來垂泣白曰天下無地容陛下獨有此座而已既覺自念文本從南楠當有姓楠人出扶朕以定禍難因召山僧訪之曰地方豪傑豈有姓楠者乎對曰金剛山之西有楠正成者焉正成之父嘗憂無子與其妻祈於志貴山而生焉少字多聞長以材武名嘗平土寇以功為兵衛尉帝曰是也使中納言藤原藤房往召正成正成即決意赴之從藤房詣行在帝使藤房言曰討賊之事朕一以託汝因命

深中窵要諱  
鎮紙有俯視一  
切之概

坐問計正成感激對曰天誅乘時何賊不斃東夷有勇無智如較於勇舉六十州兵不足以當武藏相模較於智乎則臣有策焉雖然勝敗常也不可以少挫折變其志陛下苟聞正成未死也則毋復勞宸慮乃拜辭還實元弘元年八月也正成於是城于赤坂將以奉乘輿焉而賊兵已圍行在參河人足助重範善拒備後人櫻山茲俊起兵應之高時乃遣北條貞直足利尊氏等六十三將以武藏相摸等五州兵十餘萬騎西上未至而笠置陷重範被擒錦織俊政石川義純死之帝與藤房奉神器逃於是貞直等諸軍徑赴赤坂城城纔成取農粟充糧焉兵僅五百人正成

正成往敗軍



之際奉命討  
難

分其三百以弟正季族和田正遠將之出城草山而俟東軍東軍至望見其城可方百餘步乃憫笑曰此可隻手掀耳爭下馬肉薄攻之正成令士卒齊射立斃千餘人東兵沮卻卸甲且息而伏兵自左右起正成以二百騎闚門突出三面合擊東軍大驚擾亂棄器械而走旦日東軍分爲二一備伏一圍城正成豫築複垣繩懸其外垣敵蟻附焉乃斷繩敵與垣俱墜乃投大石巨材殺七百餘人居四五日東軍修攻具蒙楯而進鐵鈎鈎垣垣殆崩正成令城兵人執長柄杓沃沸湯敵焦爛而退東兵於是築營環城爲持久計而城內餘五日食正成謂衆曰吾先天下舉大事

復垣殺敵

沃湯退敵

一語吸盡西江  
水悲壯無匹

固不圖生雖然天子在焉吾未可以死也吾今佯死敵則去去則復起使彼疲奔命是全軀以亡敵之術也衆曰善乃鑿坑填尸以薪蔽之乘風雨夜稍稍逃出入金剛山留一人誠曰度我遠而舉火火起敵爭上城見坑中積尸謂正成既死也引兵東去使湯淺定佛代守其城櫻山氏兵聞之潰散茲俊自殺賊執帝于宇治奉于平等院遂欲徙之六波羅帝令備行幸儀乃往賊乃立後伏見帝子量仁即位實光嚴帝請帝傳神器弗聽請帝削髮又不聽每旦沐浴拜皇祖如常禮賊畏憚之僧良忠謀奪帝不成二年二月高時徙帝于隱岐其禮比承久頗厚參議源忠顯嬪

謀算不此尋  
敵情

皇祖有靈

徒而不慢

藤原氏從而賊將佐佐木高氏等以兵三千護送由山陽道兒島高德又謀奪之復不成

兒島氏本三宅氏世居備前兒島兒島範長者為備後守子高德稱備後三郎帝之在笠置也範長高德欲赴援聞笠置陷楠氏敗乃止已而聞帝西遷高德謂其衆曰吾聞志士仁人有殺身以為仁見義不為無勇也盍要奪駕以舉義衆奮從之伏舟坂山而待久之不至遣人候之曰駕向山陰道乃聞道至杉坂則已過矣衆乃散去高德悵恨不能去乃變服尾駕而行數日欲一見帝有所言而不得間於是夜入帝館白櫻樹而書之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

引用成語振采有聲

隱然有命

范蠡旦日護兵聚視不能讀也乃奏之帝熟視之欣然心知有勤王者也帝至隱岐居國府島高時遣令隱岐守護佐佐木清高將兵監護焉又流藤房以下公卿六人殺藤原俊基等四人藤原資朝在佐渡其子國光自京師赴省父父已為本門三郎者所殺國光夜斬三郎而去高時遂流皇子尊良宗良恆良殺恆性獨第三子兵部卿護良逃奔吉野於是四方無復勤王之師矣四月正成出金剛山以五百騎攻赤坂城城將湯淺定佛徵糧於紀伊正成遮奪之克苞以甲使三百人荷至城下別分兵追之城兵望見謂敵且奪我糧也開門納之三百人取甲於苞而甲

此用及喝法

應天狗謠

喊起鬪。正成奪門而入。定佛不知所為。乃降。正成并其兵。將七百騎。徇河內和泉。悉下之比。及渡部得二千人。進陣于天王寺。北條氏自徙天子。謂天下無復足虞也。及正成起。則大驚。六波羅二帥遣隅田通倫。高橋宗康。將五千騎。擊之。正成分兵為四隊。伏其三隊。而以羸兵一隊。扼渡部橋。而陣。敵望見。易之。輒競渡。羸兵佯走。敵追。北過天王寺。陷於伏。急麾兵卻。我兵疾擊。乘之。敵兵卻走。不可復制。爭橋而溺者無數。京師為之謠曰。渡部之川。墜橋決。田二帥愧之。更命宇都宮公綱。以紀清兩黨五百騎。代赴正成。族和田某請逆戰。曰。我已勝五千。何有於五百。正成默然。良

追奔逐北之形  
兩目已盡可為  
惜墨如金

洞燭敵情謀  
出萬全堪托  
脈寄命在

以疑兵為主

久曰。勝敗之機。在離同不在眾寡。公綱素負勇名。而以寡兵承敗。其將士同心於死。可知也。我藉使克之。能無失亡。吾受大任。前途甚遠。而首傷我士。後誰為我用者。吾將不戰而屈之也。遂拔營而去。公綱代營焉。既夜。望四面皆炬火。漸多。漸近。乃不釋甲。而待者三晝夜。兩黨懼。請歸曰。楠氏兵日加也。公綱乃引歸。正成復軍天王寺。數出耀兵。令軍中禁鹵掠。遠近歸心。多來屬者。正成威振京畿。寺舊藏有上宮太子識文。正成請僧發視之。文有曰。當人皇九十五代。天下一亂。而主不安。此時東魚來吞四海。日沒西天。三百七十日。西鳥來食東魚。海內歸一三年。如獼猴者掠。

解釋識以為復  
辟眼目以眾皆  
奮勵四野煙網

銷叙城池堅固  
如為等特起

天下三十餘年。大凶變歸一元。正成指而諭眾曰。所謂九  
十五代。非今上耶。東魚乃高時。而為西鳥所食。則終歸族  
滅耳。日沒西天三百七十日。上之復辟。蓋在明春。諸君曷  
之。眾皆奮厲。當是時。皇子護良起兵。據吉野。又諭赤松則  
村勤王。八月。則村起兵。播磨。於是京畿警聞。交至。鎌倉高  
時。乃檄東北三道。大發兵。以子時治。族高直。大臣負藤將  
之。而宰高資。監焉。西擊正成等。正成相。金剛山之千窟城。  
之城。挾山帶壑。周回一里。高數百仞。中有五泉。雖旱不涸。  
造槽蓄之。養以黃土。兩則引屋溜於槽。乃使別將守赤坂。  
而自徙金剛山。三年二月。東兵自三道上。分為三軍。攻金

極偽殘敵多

不知有策

剛山。及吉野赤坂。赤坂城兵力拒。殺傷過當。賊絕其水道。  
城遂陷。吉野受圍七日。乃陷。吉野赤坂既陷。關東三軍皆  
萃于金剛山。而西南諸道兵應高時。徵者亦會焉。稱八十  
萬。合勢攻正成。正成以千餘人拒之。賊兵四面仰攻。呼聲  
動天地。正成令士卒投大石。隨亂射之。無復虛箭。軍監高  
資。令十二史記死傷。三晝夜不闕筆。乃令諸軍勿復薄城。  
時大旱。賊火箭射城。正成以機注水。使不能焚。賊將高直  
議曰。葛爾山巔。不容有水。得非乘夜出汲乎。前攻赤坂。絕  
水而克。此計可襲也。遣名越某將三千人。柵守東溪。久之  
毋出汲者。正成暇其倦怠。夜出兵擊走之。奪其幟而還。且

源請兵法綜參  
寫未攻守篇無  
此詳細

日本外史 卷之三十一  
日。樹之壁上。呼曰。此名越公所贈。有公徽號焉。我無所用。願奉還之。名越慚恚。舉族薄城。城土豫橫懸大木。及敵薄而發之。因射斃四千餘人。賊益畏憚。休戰。築長圍環守城。兵困之。正成乃作藁人數十。被以甲冑。夜列城下。兵伏其後。乘曉霧。大開賊相告曰。城兵窮。感出戰也。舉軍競進。我兵頗發矢。輒退入城。而敵集於藁人。則巨石已碎。其頭立死。五百餘人。賊不敢復薄城也。三月。高時遣使者督促諸將進攻。諸將合議。命工造雲梯。長二十丈。跨壑架壁。銳兵六千。欲緣乘城。正成令投大炬。唧筒注油。以燒雲梯。烟燄噴起。賊兵前後喧騰。梯遂中斷。陷壑焚死者數千人。諸道

百歸海聲望  
日隆贊作開  
雄壯絕倫

簡明意足語

勝人千百

三字涵下

輕一點眼目  
一精

豪傑望正成之風。多應官軍者。護良又命大和土寇絕敵糧道。敵兵多逃亡。敵中有新田義貞。請護良令稱疾東歸。謀攻鎌倉。於是六波羅二帥又遣宇都宮公綱。以千餘人來援。急攻拔柵。鑿城趾。正成應機拒之。敵竟不能拔。北條氏以天下多勤王者。慮帝逃出。戒佐佐木清高。益嚴防備。而清高族義綱守中門。竊謀脫。帝未敢發。一夜。宮女傳帝旨。賜酒守兵。義綱因白曰。上未聞之乎。楠正成據金剛山。舉義兵。高時以百萬兵攻之。三閱月不能拔也。播磨備前伊豫將士並起應之。或謀迎駕。或窺京師。是皇運將回之秋也。而如聞高時兇懼陰謀不良。上宜急艤千波港。幸出

雲伯耆之間。臣佯追而從之。事必濟矣。帝不輒信。因賜其  
官女以察之。義綱志益固。帝乃先往出雲。誘其族人來  
迎。義綱往為族鹽治。高貞所拘留。帝以其久不返。遂決意  
夜偽稱嬪御。與源忠顯徒行逃出。叩一民家。問港所在。主  
人熟視帝狀貌。知非常人也。乃負帝至港。託諸舟人。舟人  
亦有感喜色。忠顯告以實。揚帆而南。天明。顧見數十艘。近  
則清高也。舟人伏帝與忠顯於船底。覆以蓑魚。而坐其上。  
清高來索。舟人曰。何索。曰。先帝逃矣。舟人曰。果有是事。嚮  
京裝者二人乘船發港。因指曰。在彼。清高赴之。帝遂達名  
和港。依名和氏。

以叙作從

名和氏。本村上氏。世居伯耆。名和承久之役。有名和行秋  
者。焉與孫行高從官軍。事敗。奪邑。行高四子。長高。長重。長  
生。氏高。皆有武幹。帝至名和港。令忠顯登岸。問塗人豪族  
可倚者。答以長高。忠顯乃踵其家。家方宴。忠顯直入。傳詔  
長高。未答。長重進曰。人之所重名而已矣。今忝受帝者自  
托。事無成否。皆足以揚大名於天下。長高乃決意。計奉帝  
于船上。山。令長重等五人擐甲走迎。帝跪御舟傍。帝欣然。  
長重被薦于甲背。負帝上山。藉木葉進食。長高欲移倉粟  
于山。募村民能運一擔者。賞錢五百。一日致五千餘石。乃  
盡燒其宅。率百五十騎。以護行在。因樹植柵列扉為垣。氏

寓山村草創景  
象宛如圖書

舉動皆凡

高造布旗數百。煤印近國。諸豪章識張之。山上明日。清高以兵三千自山前後來攻。望見旗章不敢進。我兵蔽林而射。射殺一將。敵八百騎乃來降。清高在山後。未之知也。更兵急攻。會日且入。大雷雨。長重長生乘而疾擊。擠賊于谷。鏖千餘人。清高單舸逃去。帝授長高左衛門尉。兼伯耆守。賜名長年。子弟拜官。有差。義綱高貞以千餘騎至山陰。山陽豪族來屬數十姓。而兒島高德從備前往。帝令高德等從源忠顯攻六波羅。長年子義高初應高時徵。圍金剛山。聞長年應官軍。拔歸。亦從忠顯。忠顯行收兵。得三萬人。遇但馬守護太田守延擁皇子恆良來會。合兵軍于峯堂。僧

貪功輕進無謀  
無勇之流

良忠軍男山。赤松則村軍山崎。皆奉兵部卿護良令。與叡山僧徒約。將戮力入京師。而忠顯欲專功。獨進。敗走。守延死之。高德義高留而力戰。忠顯在峯堂。惟怯不安。欲卻軍避敵。使使召還高德等。高德切諫止之。自以三百騎守七條橋。備敵夜襲。夜半。顧望峯堂。炬火稍燼。乃恠而還。遇丹後人荻野朝忠。曰。大將逃矣。高德往視其營。則錦幟仆地。鎧裝狼藉。高德取錦幟。追及朝忠。收潰兵守高山寺。高時聞金剛山久不援。遣足利尊氏北條高家助攻。率萬騎至京師。忠顯則村破殺高家。尊氏家聲素著。得新帝密旨。欲犯行在意。持兩端。比及丹波。聞高家敗死。乃屬官軍。返攻

用一步緊一步  
法寫逃走情形

明尊氏之降因  
勢成耳

其氣骨可知

京師將士競附之。獨高德不欲附。與朝忠別由若狹路入京師。五月從諸將圍六波羅。結城親光出降。忠顯恐金剛山賊兵解圍來救也。急攻之。伯耆出雲兵聯車數十輛。積以屋材。傳城火之。城兵逃亡相踵。二帥遂東走。死近江。而金剛山之圍始解矣。捷報伯耆。天皇議還闕。親筮之。遇師之蒙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乃決議。二十三日。車駕發。名和氏長年帶劍侍右。百官戎服。至播磨。得新田氏捷報。高時已伏誅矣。正成乃以七千騎迎謁于兵庫。天皇親勞之曰。今日之事。皆汝忠戰所致。正成曰。不賴陛下威靈。臣安得脫重圍。再覩天日哉。詔使正成先驅歸闕。廢

引及辭切舍後事

省筆自然

歸功於主猶辭得體

新帝而復位。於是大索賊餘黨。詔以藤原師基為太宰帥。討鎮西。探題北條英時未發。菊池氏與少貳氏大友氏並馳使報鎮西之捷。

菊池氏本藤原氏。其先政則者。防元寇有功。及子則隆。賜肥後菊池郡。世襲。後十餘世曰武時。是歲三月。武時與少貳貞經。天友貞宗。謀應官軍。謀泄。北條英時在太宰府。召武時。武時欲先發。使使小貳大友約期。貞宗依違不答。貞經亦聞京師官軍數失利也。遂斬其使。送首於英時。武時大怒曰。吾誤矣。與此奴輩謀事。奴輩不在吾寧不能戰乎。乃以百餘騎發過櫛田祠前。馬俄不前。武時曰。何物牛鬼。

舊誤有為鬼家傑

日本外史卷之五



能使妖神辟易

以長子奉宗祀  
仍體達兩之人  
勇於為義者也

敢沮義兵。顧射其龕。馬輒前。前攻英時。戰譙門外。克之前。逼內城。英時將自殺。會負經負宗。以六千騎來救。武時乃遣歸長子武重。自與次子四人進戰。死之。已而負經負宗聞京師平。金剛山圍解。則懼。合議攻陷探題府。殺英時。長門探題府亦為土居得能氏所攻陷。土居得能氏皆出於河野氏。河野與兒島同姓。世著於伊豫。承久時。河野通信者死。王事其庶子。分為兩家。曰土居。曰得能。及元弘時。有土居通治。得能通言。皆勇毅好義。是歲二月。並起兵。應官軍。略地土佐。長門探題北條時直以共艦三百來攻。通治通言逆戰。星岡大敗之。四國兵多來

數語有無限經  
濟在非徒義戰  
也  
首鼠兩端之  
其空測

屬焉。乃艤于今治。欲東攻六波羅。聞金剛山圍解。車駕歸關。則往兵庫謁焉。時直既為二人所敗。走歸英時。英時已死。則從少貳島津氏而降。於是天下大定。而金剛山潰。兵聚般若寺。猶數萬人。正成與源定平將畿兵攻之。時治高直身。藤高資公綱等六十人率眾降。皆處斬。獨公綱以特旨宥罪。建武元年。帝論賞戰功。以正成為攝津河內守護。名和長年為因幡伯耆守護。正成任檢非違使。左衛門尉。特與長年並直決斷所。聽斷訟獄。令天下休兵務農。武人領邑安堵如故。帝以京師之復。為足利氏之功也。歸關之日。首超擢之。至是又管四大國。尊氏猶缺望。陰有異心。帝

履霜堅冰漸  
而來  
能者不重用為  
之太息

深中時弊確切  
不移如魯論  
勿遠紙情

以高時邑自奉以泰家邑賜皇子護良以貞直邑賜三位  
局三位局即嬪藤原氏有殊寵內謁漸行時諸皇子皆復  
故而恆良為藤原氏所生又生成良義良意害護良尊氏  
潛與合謀遂構陷之當是時帝寢倦政足利氏資望獨盛  
新田氏亞之正成以下充驅使而已是歲春北條憲法作  
亂據飯盛山赤橋重時起伊豫正成討憲法土居得能氏  
討重時纔平之而帝游宴自如益徵珍異鹽冶高負獻千  
里馬帝出觀之以為祥瑞也藤原藤房諫曰天馬毋用於  
平世近日賞罰無信工役繁興文臣內諛武臣外怨而奸  
雄窺釁其間天馬之出烏知非亂兆哉帝變色入藤房驛

諫不行言不聽  
有故而去

命往平之而即  
反之小人反復  
無常

守要地之心  
文中至要之筆

一降一應皆為  
勳敵之根

結天馬為  
呼

諫弗聽遂舍官遁去帝驚使追之不及二年春藤原公宗  
結北條氏餘黨陰謀大逆名和長年等奉詔誅之夏北條  
時行等作亂關東攻陷鎌倉帝命尊氏往平之尊氏遂據  
鎌倉反帝震怒冬遂詔菊池武重等諸將從新田義貞東  
伐尊氏正成與名和長年居守京師直義拒箱根之險武  
重時為肥後守以其兵先登仰攻卻敵追北陣山腹諸軍  
乃繼進而別軍攻竹下敗退大友貞宗鹽冶高負叛降足  
利氏諸軍崩潰武重以四百騎扶義貞而西赤松則村等  
並起應尊氏帝賜天馬於使者召還義貞天馬途斃延元  
元年正月尊氏直義入犯京師正成以兵五千守宇治名

雖不成其志可  
嘉

艱難屢戰殿  
閣已燬能不悲  
哉

從旁而將前事  
喝醒其妙乃示

和長年與源忠顯結城親光以二千守勢多皆受制於新  
田氏新田氏先失大渡山崎之守尊氏乃入京師結城親  
光佯降欲刺尊氏不成而死帝幸叡山正成聞之徑赴行  
在名和長年欲一視宮闕而行還入京師賊軍填塞長年  
十七戰而至大內則諸殿已為賊兵所毀長年下馬向闕  
伏泣久之終赴行在信濃人勅使河原某在大渡未知帝  
所之謂其二子曰吾亡朝之臣何顏事逆臣哉亦還京師  
自殺于羅城門賊焚官闕進據園城寺以逼叡山山徒英  
憲祐覺等贊拒守之計祐覺又受詔以舟七百艘泛湖迎  
北畠氏兵入援

文氣疏密得有  
左之神

為提明兵數

事皆一氣流出  
無補接痕

北畠氏姓源出於具平親王世為名卿及元弘時有顯家  
焉帝復位以從三位參議拜陸奧守與父親房奉義良親  
王出鎮東邊結城宗廣世居陸奧與其子親光先歸官軍  
於是受命副顯家顯家年甫十七因辭乃詔曰文武不可  
岐貴戚掌軍古之制也顯家赴任東邊無虞尋任鎮守府  
將軍及帝討足利尊氏詔顯家會軍顯家至鎌倉則尊氏  
業已西矣顯家并程追之東北兵爭附顯家凡五萬人至  
近江攻六角氏賴觀音寺城拔之斬首五百級遂至叡山  
諸將因會議戰或欲速襲之正成等然之即夜顯家與諸  
將攻破園城寺新田義貞遂復京師而夜為賊所返襲敗

激去激下骨節  
靈通

心思如水銀瀉

還尊氏復入。當是時。諸道賊軍悉聚京師。凡數十萬人。而官軍不滿十萬。諸將分將之。復攻京師。兵各可二萬。正成將五百騎。軍于糺林。縱火于出雲路。尊氏令上杉憲顯。足利高經等。以東國騎兵五萬來衝擊之。正成豫造楯數百。鈕而聯之。自蔽以射。賊卻。輒縱騎乘之。賊辟易逃走。顯家義貞遂擊走尊氏。而日暮。義貞欲留陣京中。正成往說之。曰。今日我軍克而少所獲。以寡兵屯京中。鹵掠四散。盡懲前日之敗。使敵復振。後難為力也。我且引還。養銳再舉。以驅敵於數百里外。是全勝之策也。義貞然之。乃退陣坂本。尊氏收諸軍復入京師。正成素蓄一卒善泣者。且日教其

地無孔不入無  
名將用心勝敵  
知由天授說得  
有情有理做得  
有形有色

步勝多象  
筆曲能理

卒。與僧數人行物色原隰。賊兵問故。輒泣曰。昨日之戰。七將皆沒。將獲尸葬之。尊氏聞而大喜。曰。彼戰勝而退。有以也。乃索義貞正成首。獲稍肖者。梟之以示於眾。其夜。正成遣卒數千。執炬北走。累累不絕。尊氏軍望見。謂官軍喪其將領而潰去也。急分其兵四出要擊。在者不復設備。正成與諸將合兵。夜發。昧爽。直薄尊氏軍。縱火鼓譟。尊氏軍大潰而走。委甲蔽野。官軍不甚追賊。前者顧後者。以為追兵也。往往自殺。死亡大半。二月。尊氏直義走于湊川。官軍追擊與直義戰于豐島。勝敗未決。正成後至。遠出敵後。直義不戰而走。會土居通治得能通言。以舟師來援。擊破賊先

武敏敗菊池降  
九國悉附尊氏

以近事証說  
得動人心  
地風先信

鋒大友貞宗兵復擊走直義。尊氏終令赤松則村守播磨。而航海走鎮西。菊池武敏。武重弟也。時在肥後。聞少貳賴尚發兵迎尊氏也。將三千人追之。至水木渡。賴尚已濟。餘衆待舟。武敏擊殲之。遂攻少貳。貞經于內山斬之。遂與尊氏戰于翰濱。有叛降者。武敏敗歸菊池城。城尋陷。武敏逃匿山中。於是九國悉附尊氏。尊氏之西也。正成欲窮追之。義貞遷延及三月。乃發攻赤松則村于白旗城。城固不拔。義貞弟義助說之曰。嚮楠氏據金剛山北。條氏舉天下兵攻之。不克。竭力一城。而顧失天下。君盍監焉。聞尊氏已并九國。且東上。君宜分兵圍城。而急援舟坂。以徇山陽。義貞

故不知地利者  
不可以戰  
操券可待

乃令義助攻舟坂。舟坂賊兵據險不下。初尊氏犯關。山陽皆應之。獨兒島高德以孤軍攻福山城。不克。其兵連叛。乃逃三石山。及聞義助攻舟坂。則喜。遣間使告曰。三石之南有間道。可以出舟坂之背。吾起兵于熊山。使賊分兵。公則一軍由間道夾攻之。必拔舟坂。舟坂拔。則西國無不服者矣。義助大喜。與約期。先期一夜。高德與父範長上熊山。倉卒不及聚族人。兵僅二百。天明舟坂賊果分三千人。七道來攻。高德防戰重傷。終奮擊走賊兵。而義助潛軍出賊後。遂拔舟坂。遣一將據福山。赤松則村馳使告尊氏曰。白旗城陷。則公雖有衆。莫所用之。尊氏乃大舉東上。水陸並進。

賊必欲得地利

范長之去書並  
忠順脫出傳  
記好手

經識敵兵盡實  
明用正則必效

福山城陷。義助引兵退。菊池武重殿之。賊舟師上陸。陣西川尻。高德聞之。欲合於義助。踰山而東。創劇。範長託之僧寺。以八十餘人東走。會義負已釋白旗圍赤松氏兵三百。騎見範長過。呼曰。敗卒盍釋甲降。範長笑曰。嚮尊氏百方招我。我輒毀其書投火。今曷降。汝輩哉。潰其陣出。賊傳呼敗卒。過土兵群起。範長悉亡其兵。所餘者六人。曰。悔我不舉族來。乃伏刃死。賊軍乘勝而進。義負軍兵庫。飛書告急。朝廷震動。時北畠顯家已歸鎮京師。兵寡。帝命正成行援。義負正成答曰。尊氏新舉九國而來。其鋒甚銳。我以疲兵格鬪。無池奇道。其敗必矣。為今計者。陛下復幸叡山。召還

六但江願誘之  
使聚而賊為實  
為勝算  
願慮不戰而退  
則涉物議故不  
報歸帶醒義  
負意  
不明時勢醫儒  
誤事

嗚呼此行也明  
知卜戰意意選  
營路斷十金難  
計冒險無功流  
先黃之血為蒼  
生分痛決卷難  
更意定社稷安

義負縱賊入京師。而臣歸河內。絕其糧道。則賊兵日散。我兵日聚。於是夾而攻之。可一戰而破也。義負之計。蓋亦出此。願慮人言耳。戰道非一要。歸於勝。願朝廷再計之。諸公卿皆然之。獨參議藤原清忠不可。曰。賊雖眾盛。不過如前。役王師。有天命。宜防之外也。帝從之。正成退。謂其子弟曰。事已至此。何必抗議。五月十六日。與弟正季子正行等辭。關而西。至櫻井驛。正行時年十一矣。正成遣歸之河內。誠之曰。汝雖幼。已過十歲。猶能記吾言。今日之役。天下安危。所決。意吾不復見汝也。汝聞吾已戰死矣。則天下盡歸足利氏。可知也。慎勿計較禍福。嚮利忘義。以廢乃父之忠。苟

是勉愛子執干戈而勤王事為國殞身視同氣概當奉欲隨狂瀾大黃猶射外史二十四卷惟此一入而已令人感慕不置

著明死節必矣

使我之族隸而有一人存者則率以守金剛山舊址以身殉國有死無他汝所以報我莫大於此因以帝所嘗賜寶刀授之訣別正行請從共死正成叱之起正行揮涕而去正成乃至兵庫慰勉義貞訣飲終夜當是時尊氏將水軍直義將陸軍陸軍稱五十萬正成率手兵七百陣于淡川以當之義貞以三萬騎陣于和田崎以扞水軍水軍先鋒過而東義貞拔軍循之而尊氏全軍已上和田崎矣正成顧謂正季曰我腹背受敵不可遁也先破前者而後接背者如何正季曰然於是兄弟並突入陸軍七離七遭欲獲直義直義馬傷而墜我兵垂及有一敵將遮鬪而逸之尊

寓勇可十盞十次但周家無核孤軍難所必也

以真成仁慷慨之場正劍有含飴之甘為渡鶻鳳落地慘彭也乎

再展招二筆焉死事十分透徹

母則賢歟能承先人志者此一言也

氏亦分兵來援包我軍後正成兄弟回馬當之血戰六合盡亡其騎所餘七十三騎猶可以潰圍而正成心不欲生乃走入淡川北民舍坐釋鎧身被十一創顧謂正季曰死而何為曰願七生人間以殺國賊正成欣然曰是獲吾心耦刺而死正成年四十三宗族十六人從士五十餘人悉死之菊池武重在義貞軍使弟武朝來視淡川戰狀會正成且死不忍去亦死之義貞敗退尊氏入京師送正成首於河內一家聚哭正行起入室其母尾而闕之則執父所授刀將自殺母徑入奔刀而泣曰汝何惑焉乃父之遺歸汝豈教汝自殺也汝御遺命歸來告我而女先忘之惡

神降下文

一語打動長年  
戰死

能任王事。正行大悟。自是以討國賊。復父讐。為志常與兒  
童嬉戲。為馳逐狀。曰。追足利也。為斬首狀。曰。獲尊氏元也。  
楠氏族黨多死。湊川而河內。紀伊之間。猶有義故存者。皆  
思戴正行。當是時。天子避賊於叡山。名和菊池。土居得能  
氏。皆從義貞。扞禦源忠顯。戰沒。官軍遂出攻京師。路人指  
名和長年。曰。正成。忠顯等既死。獨有此人。及戰大敗。長年  
退至大官巷。自閉後門。與二百人力戰死。冬。尊氏佯降。請  
帝還關。菊池武重等從之。皇子宗良走遠江。懷良走大和。  
義貞以詔奉皇太子恆良。及尊良親王之北國。土居通治  
得能通言等從之。通言與族通繩殿會大雪。至鹽津。迷失

可謂皆忠義  
士

從間筆寫意

道。適值賊兵將士凍飢。不能操兵。三百人皆植刀于地。伏  
之。自貫而死。通治與諸將守金崎城。城陷。力戰自殺。尊良  
薨。太子被虜入京師。帝之還關也。尊氏已擁立新帝之弟。  
是為北朝光明帝。請帝傳神器焉。帝弗聽。尊氏囚帝于花  
山院。殺從行者僧祐覺等。拘執其餘。獨三條景繁得侍。景  
繁潛進計。逃幸大和。帝夜服婦人衣。由壞牆出。扶上馬。景  
繁荷神器。從夜方黑。逢赤電照路。比曉。達穴生。遣景繁諭  
吉野僧宗信。宗信嘗助將軍護良者。於是先眾來迎。正行  
聞而大喜。與從弟和田正朝等馳赴之。護駕入吉野。河內  
紀伊將士相踵來。衛官軍。復振帝。思正成死。王事。追贈正



書建行宮於  
野號令四

官軍一勝  
顯家攻走義詮

三位左近衛中將。敘正行正四位下。為帶刀。遂襲父官。任  
檢非違使。左衛門尉。兼河內守。於是建行宮于吉野。號令  
四方。先是菊池武重從帝被拘。候守者懈。逃歸。據菊池。帝  
因拜皇子懷良為征西將軍。赴菊池。太館氏明亦逃。如伊  
豫。土居通治子通鄉。得能通言。子彈正迎而起兵。北畠顯  
家弟顯信亦起兵於伊勢。而顯家討國內叛者。據靈山。明  
年秋。顯家欲入援。行在得結城。宗廣等兵奉義良親王。軍  
白河關。兵來屬者數萬人。進與尊氏子義詮相拒。利根川。  
齋藤實永亂流先渡。全軍繼之。水激於西岸。賊兵漂溺。敗  
走。顯家追北攻義詮於鎌倉。走之。三年春。與宗良親王合

此言甚是

顯家敗走  
而死於高師直  
之圍

照應前敗用亡  
羊補牢之計

兵偕赴京師。賊兵大起。擁後顯家回戰于青野原。破之。關  
尊氏遣高師泰來迎。乃轉出伊勢。師泰尾擊。顯家回戰于  
雲津川。破之。至南都。結城宗廣曰。避敵於行宮。不若攘賊  
於王城。顯家從之。逢賊兵逆擊。顯家敗走。乃使兩親王赴  
行宮。自收敗兵。軍安部野。五月。高師直來襲。顯家與二十  
餘騎衝圍而死。名和義高死之。宗廣走歸吉野。師直遂圍  
顯信於男山。顯信善拒。出擊不利。賊縱火登城。城兵擊走  
之。已而糧竭。潰圍走河內。帝初遣廷臣將兵救顯信。又詔  
北國將士援之。義負欲驟赴援。兒島高德從在軍中。說曰。  
前日之敗。以賊絕我糧道。合無若遣數千人據叡山。取糧

憤懣不堪死不  
瞑目血淚滿襟  
魂猶恨

北陸而時出擾京師。是深根固蒂之策也。請貽書山徒焉。義貞從之。山徒肯之。義貞遣義助赴之。望男山火。逡巡而去。尋義貞戰死。結城宗廣請及顯家餘威未盡。收東邊兵。帝令宗良親王先發。至遠江待之。遂以顯信襲兄官職。與親房及宗廣奉義良親王。海路赴任。遇颶於天龍洋。舟四散。親房抵常陸。宗廣至安濃津。顯信與義良親王抵篠島。宗廣病死。四年三月。顯信奉親王歸吉野。先是皇太子及成良親王皆為尊氏所鳩弒。乃立義良為皇太子。八月。帝獲疾大漸。乃遺詔曰。朕憾不滅國賊。平天下。雖埋骨於此。魂魄常望北關。後人其體朕志。竭力討賊。不者非吾子孫。

借宿定王叙法  
從簡

非吾臣屬。按劍而崩。帝已崩。群臣氣沮。欲逃散。僧宗信力言止之。已而正行與正朝率兵二千來衛衆。情大安。於是相與俱奉太子。拜神器。即位。是為後村上天皇。願先帝遺詔於四方。興國元年春。土居通鄉得能彈正等奏。請得一將帥。會新田義助戰敗。與兒嶋高德等來詣吉野。因詔義助赴伊豫。無幾何病死。高德等逃歸。備前五月。賊將細川賴春來攻河江。通鄉彈正推金谷經氏為將。舟師赴救。值賊海上戰不利。轉攻取鞆城。據之。拒賊十餘日。聞賴春已陷河江。將攻世田。勸經氏救之。選死士三百。選凶日而發。與賊七千戰於千町原。盡亡其卒。與經氏等十七騎潰圍。

西南官軍不振

振

一句包收臣送子在

東北官軍不振

振

文筆振翻而出

以非常之筆用非常之筆特接正行出兵

走備後自是西南官軍不振是歲北島顯信居白河親房居小田賊將高師冬以大兵來攻親房請援於結城親朝親朝宗廣子也宗廣臨死遺言討賊而親朝送款於尊氏以故不輒援數月城將出降親房走保關城親房從子顯時保大寶城賊陣二城間父子數出力戰而城且陷親房間使告顯信使率親朝子弟來救親朝擁之不遣四年春親房手書切諭親朝弗聽遂降賊親房走歸吉野自是東北官軍不振顯信留居陸奥於是四方勤王之師所在耗散而足利氏勢威擅天下正行在金剛山漸保聚義故時出兵攝津縱火挑賊正平二年秋尊氏令細川顯氏將三

雲實岸舟制勝

層折為正行能軍不愧肖子

有六將之風

千騎來攻未至金剛山七里止舍聞正行且攻箭尾城也欲俟其離山而絕其後正行謀知之以七百人火聚落為向箭尾而還伏于譽田林敵望火起輒趨山下亂隊疾馳過林過伏起大駭敗走退守天王寺山名時氏以六千騎來援軍于住吉正行曰先破時氏則顯氏不戰而走分兵二千為五隊進向住吉時氏分兵當之正行視北軍塵起曰敵陣四處而眾倍於我我不可分兵也乃復合五隊為一疾行擊時氏麾下時氏被創走歸顯氏顯氏軍亂走過度部弱者無數京畿震駭正行援溺卒五百人與衣甲禮而遣之多願留仕者正行遂進逼京師尊氏大懼乃發

求忠臣於孝子  
之門移孝作忠  
正行有焉

二十餘州兵以高師直統諸將帥以南擊正行正行與弟  
正時率諸宗族詣行宮因中納言藤原隆資上言曰先臣  
正成嘗以微力挫強賊以安先帝宸憂及天下再亂逆賊  
四襲遂致命於淡川臣時年十一命歸河內囑以收合餘  
燼報復國讐臣年已壯矣而稟性羸弱常念不及今力戰  
以有待之身罹無虞之疾上為不忠之臣下為不孝之子  
而今敗渠帥大舉來犯是真臣致命之秋也非臣獲彼首  
則授臣首於彼臣生死決於今日切希得一拜天顏而行  
隆資入奏帝揭廉臨視將士前正行勞之曰曩日兩捷大  
殺賊勢甚慰朕心朕深嘉汝世忠今賊悉銳而來真安危

以期必死

之決矣雖然兵之進退貴於從宜朕以汝為股肱汝其自  
愛正行俯伏垂淚而出辭訣後醍醐帝廟題族黨百四十  
三人姓名於廟壁然後上途帝使隆資援之明年正月北  
軍至四條噉分為五隊四隊在前左右相向而師直中軍  
遙居其後兵凡八萬騎正行使隆資綴賊前軍而自將三  
千騎直指其中軍賊前隊馳而遮之正行以先鋒擊破而  
過賊隊又至與我後軍戰我後軍終敗走正行不顧以三  
百騎直前賊將細川清氏仁木賴章等更進遮鬪正行盡  
破之乃聚其騎馬皆重傷乃舍馬踞隴而餉賊衆環視不  
敢迫開其走路皆合於中軍正行餉畢起謂衆曰必與師

英資... 戰殺人如草不  
向聲

六為贊歎

必欲得而甘心

直決死進衝其中堅我兵殊死戰無不一以當百賊軍披靡正行進逼師直師直臣為稱師直死正行大喜拋首于空而手承者三軍士有告其實者正行投頭于地跳且罵曰唉汝亦無雙國賊矣已而曰其勇可嘉也自斷袖裏首置隴上復進索師直望見其幟欲追之正朝曰彼騎我步不可及也不若佯走誘之乃與殘兵五十餘人負楯以比師直不肯追令其裨將以數百騎尾擊之正行大呼返戰追走復逼師直相去數步而我兵自晨至晡三十餘合力索莫能起正行注目於師直勉衆前進敵連射之正行身被箭如蝟乃呼曰已矣勿為賊所獲與正時相刺北向而

身死而心不死  
寫一瞑字有無限恨毒

應結題廟壁

正儀不愧難弟

降者即為將  
可為朝內無人

斃年二十二餘兵皆自刀駢斃和田賢秀正朝弟也獨混敵卒伺擊師直楠氏卒湯淺者降在賊軍識見賢秀從後斬之賢秀瞋眼視湯淺湯淺懼後獲疾死正朝欲還奏狀有一賊呼曰忍獨亡乎正朝笑而返之賊乃走如此者數賊數騎至正朝遂死於是百四十三人悉死之賊軍進犯行宮帝逃入穴生賊縱火索之正行弟左衛門尉正儀出兵於石川與高師泰相持師直則不敢深入引兵而去四年畠山國清來代師泰正儀益堅守五年足利直義與尊氏有隙乃來降朝議納為大將國清等附之六年詔正儀助直義擊尊氏京師走之已而直義叛去遂走關東尊氏

納降者即倂降  
來矣  
妙在倂許

欲往擊之而恐楠氏窺後也。則使子義詮倂降。請帝歸闕。帝知其情亦倂許之。尊氏乃東。七年正月。正儀與族和田正忠等將兵七千奉乘輿軍于男山。兒嶋高德時削髮來在吉野。奉密詔往促東北諸將。拜宗良親王為征東將軍。使並來援北畠顯能。顯能信弟也。為伊勢守。舉兵數千先來援。自鳥羽入。正儀正忠將五千人。夜涉桂川。至大官。黎明賊將細川顯氏來迎我兵圍擊。斬其從子八郎。細川賴春繼至巷戰。正儀接楯為梯。升屋下射。賊兵卻縱騎乘之。賴春馬驚而墮。正忠兵槍刺殺之。義詮遂走近江。帝使人取北朝三帝置軍中。當是時將軍宗良率新田氏放擊尊氏。

正忠勝義詮  
敗走

於武藏不利。義詮得兵三萬。返陣東山。顯能三退其陣。賊軍進攻男山。帝召正儀正忠等拒戰。正忠年十六。入奏曰。建武以來。臣族類大半為此賊所殺。今日之戰。公討國賊。私復家仇。不斬其一將。不復還謁。與正儀合兵三千。據荒坂。細川清氏土岐康貞以六千騎仰攻。康貞有驍名。先衆而進。正忠揮薙刀斬之。乃還謁。遂與正儀拒更科。不利。左兵衛督藤原康長夜襲賊營。而賊圍男山益密。正儀正忠受詔還河內。聚兵夾攻。會正忠疾作暴卒。正儀未發。賊急犯行在。帝擐甲上馬。潰圍南走。賊兵追之甚急。藤原隆資以下三百餘人死之。箭及御鎧。藤原康長力戰得達吉

正忠不勝康長

以正儀戰特接  
將軍興良兵  
少應者  
點清武重死

野委神鏡於路名和長生收之而還將軍宗良及新田桃井氏自東北土居得能氏自西南並入援聞男山陷皆還是役也賊將山名時氏有功而無賞怒而來降足利直冬亦降請攻京師詔令諸將助攻十一月正儀等擊賊將佐佐木秀綱于渡部敗之八年六月諸軍攻京師正儀以手五百挑戰時氏繼之遂擊走義詮時氏等以兵寡引還十年直冬時氏復發兵擊尊氏走之正儀時氏與義詮戰于播磨糧盡引還是歲將軍宗良與仁科足助諸族起兵少應者北畠顯信為結城氏所攻走歸吉野遂西走依菊池武光武光亦武重弟也及武重死嗣統其衆屢討賊黨

結縛為束笄  
西南官軍復振  
突起賊兵  
采犯

大友少貳氏十三年武光討一色直氏于筑前大克之大友氏時少貳賴尚等皆降武光時尊氏已死義詮遣兵助氏時賴尚擊武光武光方討畠山國久于日向氏時據高崎絕其歸途武光不顧進攻國久走之乃還氏時不敢要擊十四年賴尚以兵六萬來攻武光發八千人奉將軍懷良夾筑後河而陣武光以銳兵先涉賴尚卻保大原武光夜遣子武政等潛兵因河水亂軍聲以襲之獲賴尚二子因大戰懷良被創北畠顯信等死之武光身先士卒馬傷曹裂斬一敵將奪其馬與曹復進竟大破之西南官軍復振賊將畠山國清建議大舉滅楠氏以奪官軍根本正儀

與前作對時有  
上界鐘聲上界  
閉三觀子妙在  
手寓亦係音流  
在外  
景敵而後進

與和泉守和田正武詣行宮奏曰。聞國清舉關東之甲。已至京師矣。而臣知其莫能為也。兵道有三曰。天時地利人。和明歲大將軍星在西。而彼自東來。違天時也。我所居負山帶河。形勢深阻。毋論千窟之圍。爾後敵五來。皆敗。違地利也。國清借公營私。為等儕所嫉。違人和也。三者皆違。雖有百萬。何能為。請徙御金剛山。臣等拒石川。使別將出龍門。時出輕兵。出沒散。今使敵不知我所在。東兵慄悍氣屈。而退。退即追之。必大克。帝從之。明年春。正儀等修平岩箭尾龍泉三城。益樓堞。張形勢。而自居于赤坂。義詮國清合兵三十萬。入犯軍于筒山。以逼楠氏。以一軍自龍門入。大

雖激勵詞能  
苦戰者方解  
朝

納言藤原隆俊擊克之。賊更兵來攻。隆俊大敗走。帝遣將軍興良援之。興良叛。應義詮燒行宮。據銀嵩。帝令前關白藤原師基討走之。龍泉城將措疑兵而退。賊不敢迫。至五十餘日。乃攻取之。遂攻陷平岩。箭尾合軍圍赤坂。正儀欲退守金剛山。正武曰。子知鼠乎。見人則竄。世將笑曰。南人抗天下。而鼠鬪而已。何不一戰以挫賊鋒。然後退。為未晚也。乃選三百人。約以暗號。夜出斫結城氏營。大戰不克。而入。令眾唱號。坐作。有四敵卒雜焉。捕斬之。乃與正儀退入金剛山。賊軍引還。正儀正武出絕渡部橋。攻譽田城。國清復來攻。又退入山。會國清與仁木義長相惡。賊中大騷。我

卷之五  
三十一



寫得聲勢令讀  
者一覽

兵爭起。國清東歸。正儀攻水速城。拔之。官軍乘勝連下諸城。義長來降。帝北幸。住吉詔征東將軍。義長援以岐蘇。早雪不果。十五年。征西將軍。義長援以三千出宰府。少貳賴尚大友氏。時與松浦。兼謀來攻武光。武光縱反間。因襲松浦軍。敗之。賴尚等亦走去。歲之役。賊將赤松光範有功。而佐佐木道譽。譖之。奪其攝津守護。國人憤怨。正儀。正武。伺知之。九月。以兵五百出軍于天神林。佐佐木秀詮與弟氏詮。以千餘騎渡神崎橋。正儀等使人行呼曰。南軍自西來矣。秀詮聞之。回馬西嚮。徑田單列而行。正儀遣輕卒三百夾射之。賊兵爭徑欲還。正儀正武薄

賊有障可乘

正儀及勝新秀  
詮氏詮

擊走之。斬秀詮。氏詮溺水者二百餘人。正儀援之。給衣遣歸。細川清氏亦與道譽。遂來降。奏曰。義詮兵西拒山名。時氏東拒仁木。義長臣請乘虛復京師。帝諮之。正儀。正儀對曰。王師嘗攻京師。五得而五失。今苟欲得之。臣一人力可辨。何假清氏為獨病。復失之耳。行宮君臣皆戀故都。遂令正儀與清氏共攻京師。義詮不戰而走。未幾。義長敗。時氏退。而義詮軍振。欲犯行宮。絕我軍後。我軍留京師二十。六日。而還。清氏戰死。讚岐四國悉叛。正儀正武議曰。近日之勢。不可坐視。須一戰以振諸國官軍氣也。八月。以騎八百。土兵數千。軍神崎。株瀨二處。賊分兵阻水拒之。正儀等

從正儀中將  
上文一齊選出  
為不能守軍

轉出敵絕我軍  
後

文正筆振起

傷敗及降者見  
以致官軍不振

張篝火其營。而潛兵涉三國渡。遶出賊背。賊謂北軍來援也。天明。顧視其旗。皆菊水菊水者。楠氏號也。而大驚潰去。正儀正武進。拔赤松氏一城。火兵庫而還。於是北畠顯能與仁木義長並略伊勢。菊池武光略筑紫。義詮遣足利氏經充鎮西探題。武光使弟武義族重經將兵逆擊之。武義傷走。重經更進。斬少貳賴資。武光繼至。軍于豐後府。擊走氏經。十九年。大內弘世以周防長門叛。降義詮。并厚東氏邑。厚東怒。降於武光。與弘世戰。豐後走之。已而武光病卒。子武政襲肥後守。山名時氏仁木義長亦降義詮。官軍不振。二十三年。天皇崩。皇太子寬成即位。是為長慶。天皇天

楠氏衰國勢削  
接義滿勢張

皇建德二年。賊將細川賴之大舉入寇。和田正武率楠氏族堅守諸城。賊軍引還。文中二年。細川氏春復入寇。大納言藤原隆俊死之。天皇讓位於皇太弟熙成。是為後龜山天皇。天皇幼聰敏。人冀興復。而楠氏衰。國勢日削。義詮既死。子義滿嗣。勢益張。我將士多叛。降北朝。紀伊諸城陷。三年。關東賊兵屢攻。征東將軍宗良於信濃。宗良不能拒。走歸吉野。東北無復。官軍征西將軍懷良猶依菊池氏保守。一隅。先是。明主朱元璋使使來征西府。以其書辭無禮。卻不納。明主更貽書於北朝。北朝納之。以征西府梗其往來。遣今川貞世充探題來攻。菊池武政與其子武朝相繼拒

時兩統並設  
有北朝稱

控馬四圍軍  
獨有楠氏耳

回應上文創築  
之人數千人有  
糧尚能固守

戰屢克之。已而懷良與武政武朝前後皆病卒。西南無復官軍。於是義滿專圖楠氏。天授四年遣山名氏清等入寇。楠氏族橋本正時神宮正種等力拒。不克而退。六年和田正武病卒。弘和二年正儀亦卒。當是時官軍所保獨金剛山一城而已。元中九年義滿使畠山義深將數千騎來攻金剛山。四絕糧道。城兵僅數十人。飢不能戰。賊急薄之。城兵逃走。匿十津川。自正成築城焉。凡六十年。乃為賊兵所陷。義滿乃使大內義弘來講和議。約傳神器於北朝。則兩統更立。遂許之。是年冬遂備法駕發吉野。御于大覺寺。以父子禮授神器于後小松帝。後七年義弘揚兵於和泉擊

足利氏。楠正秀以兵百餘屬之。正秀者蓋正儀子也。菊池氏北畠氏餘孽亦來屬焉。戰敗散歸。後十三年後小松崩。後龜山皇子當立。足利氏乃立後小松皇子。是為稱光帝。楠氏及北畠氏並訴之。欲如約。足利氏弗聽。則並起兵。足利氏約。帝後當傳於南朝皇子。乃止兵。及稱光崩。無嗣。足利氏復索北朝皇族立之。後龜山天皇之子曰小倉者。自京師走伊勢。依北畠氏起兵。戰敗講和。歸京師。削髮入萬壽寺。又十餘年。歲癸亥。足利氏內亂。楠二郎收南國兵得三百人。奉萬壽寺金藏主者為主。分兵為二隊。二郎自將一隊。而越智某將一隊。夜入大內。取三神器。內侍鏡為東

門衛士所奪寶劍遺於清水寺側。獨擁神璽。據叡山中堂。足利氏管領畠山基國遣兵來攻。二郎與越智皆戰死。金藏主自殺。二郎者不詳其所出也。二郎殘兵以神璽奉後醍醐帝曾孫某。保吉野。歲戊寅。赤松氏遺臣二人詐來仕。弒皇曾孫。從者追殺一人。其一人遂奪璽而去。先是後村上天皇子泰成生圓胤。爲圓滿院僧正。蓄髮更名義有。癸亥之難。楠二郎之弟某奉義有起兵。據八幡。迎擊畠山氏兵。大破之。細川氏來攻。楠氏不利。退入紀伊。據湯淺城。歲丙寅。畠山氏將游佐來攻。楠氏又擊破之。丁卯冬。游佐復聚兵來攻。城終陷。義有遇害。楠某死之。楠氏之事終於此。

用前層作收此  
合傳三信

咏歎作結

俯仰興懷感慨  
係之

母復所觀名和兒嶋土。居得能氏。蓋先楠氏而亡。後楠氏而存者。菊池北畠氏。菊池氏數世。至義宗者乃亡。北畠氏十餘世。至具教者乃亡。此二氏者。自楠氏衰。皆降足利氏。或曰。楠正儀亦降足利氏。蓋有深謀焉。史乘散佚。不可考信。要之。正成宗族。與後醍醐皇統相成。終始楠氏亡而後。二百餘年。權中納言源光國。私立石于湊川。題曰嗚呼忠臣楠氏之墓。

外史氏曰。余數往來攝播間。訪所謂櫻井驛者。得之山崎路。一小村耳。過者或不省其爲驛趾。蓋經足利織豐數氏。世故變移。道里驛程。隨輒改耳。余於是低回。不能去。願望。

涵泳悠揚神氣暢

千言莫離周戶一哭

金剛山嶷立雲際想見公舉義之秋及其子孫據以扞護  
王室也觀公詣行在對天子曰臣而未死賊不患不滅夫  
以一兵衛尉而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豈非感激值遇以  
身許國哉故能以赤手障江河回天日於既隆何其壯也  
公聚北條氏精銳於一城之下而使新田足利之屬擣其  
空虛以殪其渠魁帝之復辟疇爵任職宜以公為首而纔  
能與結城名和輩比肩其失於舉措足以知中興之無成  
矣及足利氏叛朝廷方倚新田氏為重公特充編裨供其  
驅使亦以其門地有不若焉爾然京師大捷殆致掃殄者  
非因公之策邪嚮使帝以其所任新田氏者以任於公平

天雖欲亡之人必欲存之古仁至存也

曷至使犬羊狐鼠之賊躐踐吾朝廷哉然觀其臨死戒子  
又曰吾死天下悉歸足利氏夫知天下之不可為而猶留  
其子孫以衛天子其設心雖古大臣何以遠過故子孫能  
守其遺訓護正統天子於彈丸黑子之地以防四海寇賊  
者及三朝五十餘年之久舉一門之肝腦而竭諸國家之  
難至其漸盡灰滅而後足利氏始得大成其志於天下蓋  
朝廷不能大任楠氏而楠氏所以自任莫以加焉世之論  
中興諸將尚視其資望大小而不深揆其實亦與當時之  
見等耳不有楠氏雖有三器將安託焉以繫四方望哉豈  
置夢兆於是益驗而南風不競俱傷共亡終古莫以恤其

一唱三歎  
三有流梁

勞悲夫抑正閏雖殊卒歸於一能熙鴻號於無窮使公有  
知亦可以瞑矣而其大節巍然與山河並存足以維持世  
道人心於萬古之下比之姦雄迭起僅傳數百年者其得  
失果何如哉  
讀史氏曰有非常之人斯克赴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而  
不得非常之遇則不能竟其功迨至百折不回身死而不  
已又使子孫繼之其志與日月爭光可也能不慕其忠義  
百世下聞風興起同聲一哭哉余讀楠氏記而得之焉夫  
楠氏之世天下皆不知公義紛紛各營其私不知天子為  
何物獨楠公奮起阡陌之間以天下為己任受命於危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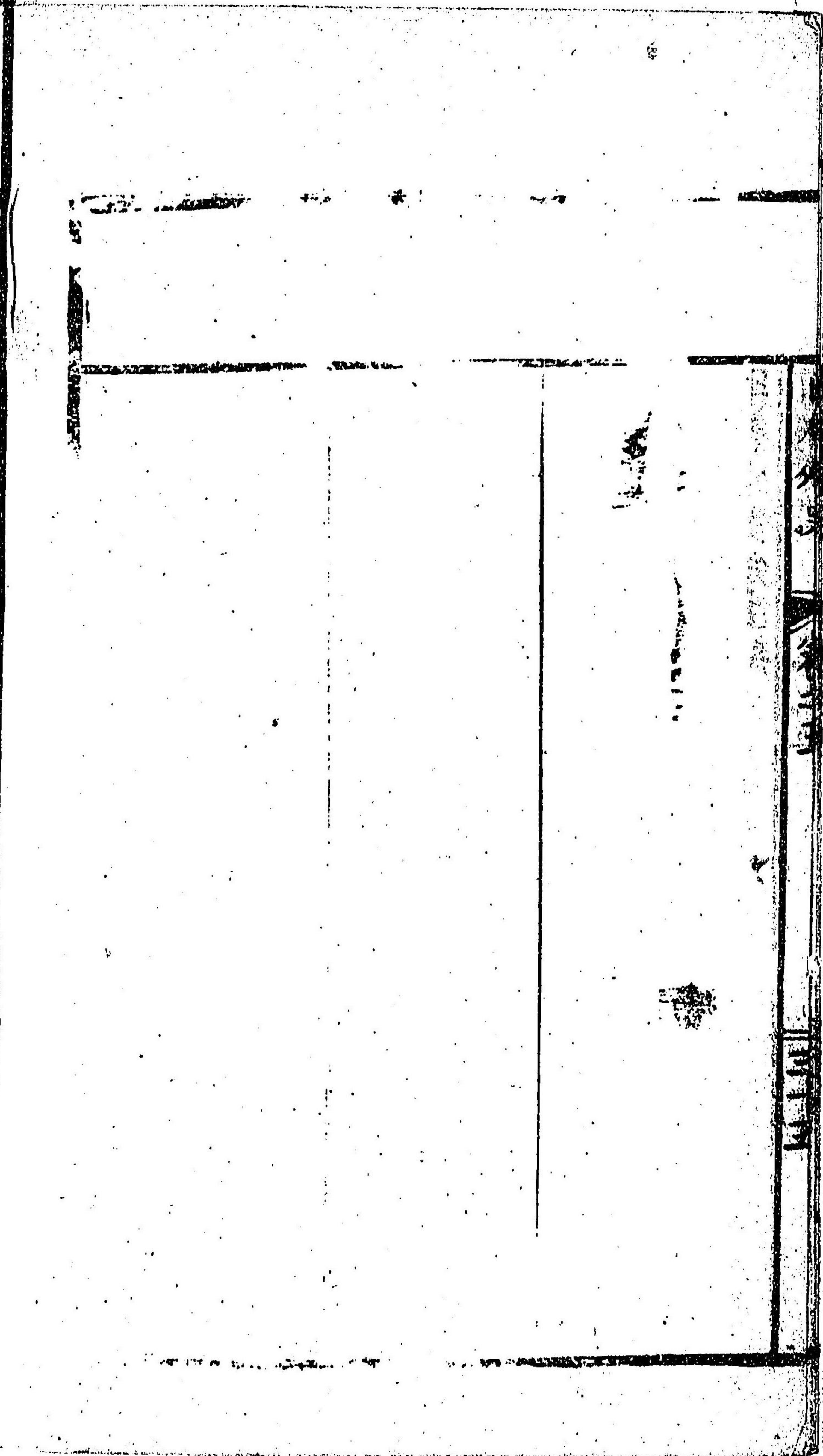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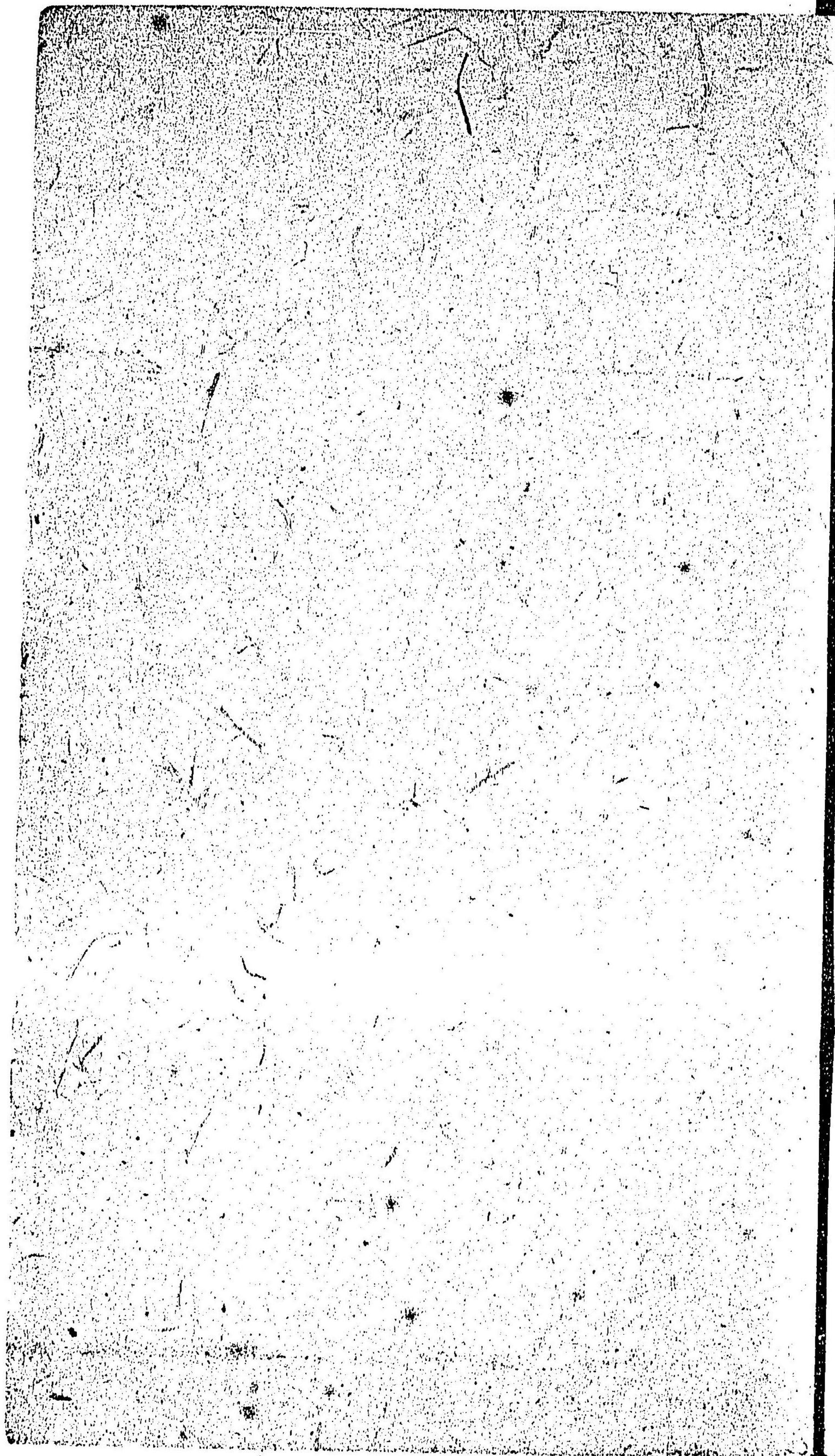
之際而能力挽狂瀾抵當羣醜使日月幽而復明若大權  
在手以展其抱負之才必能措社稷為磐石之安蒼生得  
熙皞之樂可立而待也然而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蓋於險  
阻艱難萬不得已之勢至成其堅定之操洪波駭浪之中  
作砥柱於中流使天下萬世有所矜式其有功於綱常名  
教豈淺鮮哉接踵而起固不一其人木中翹楚鐵中錚錚  
舍楠公其誰與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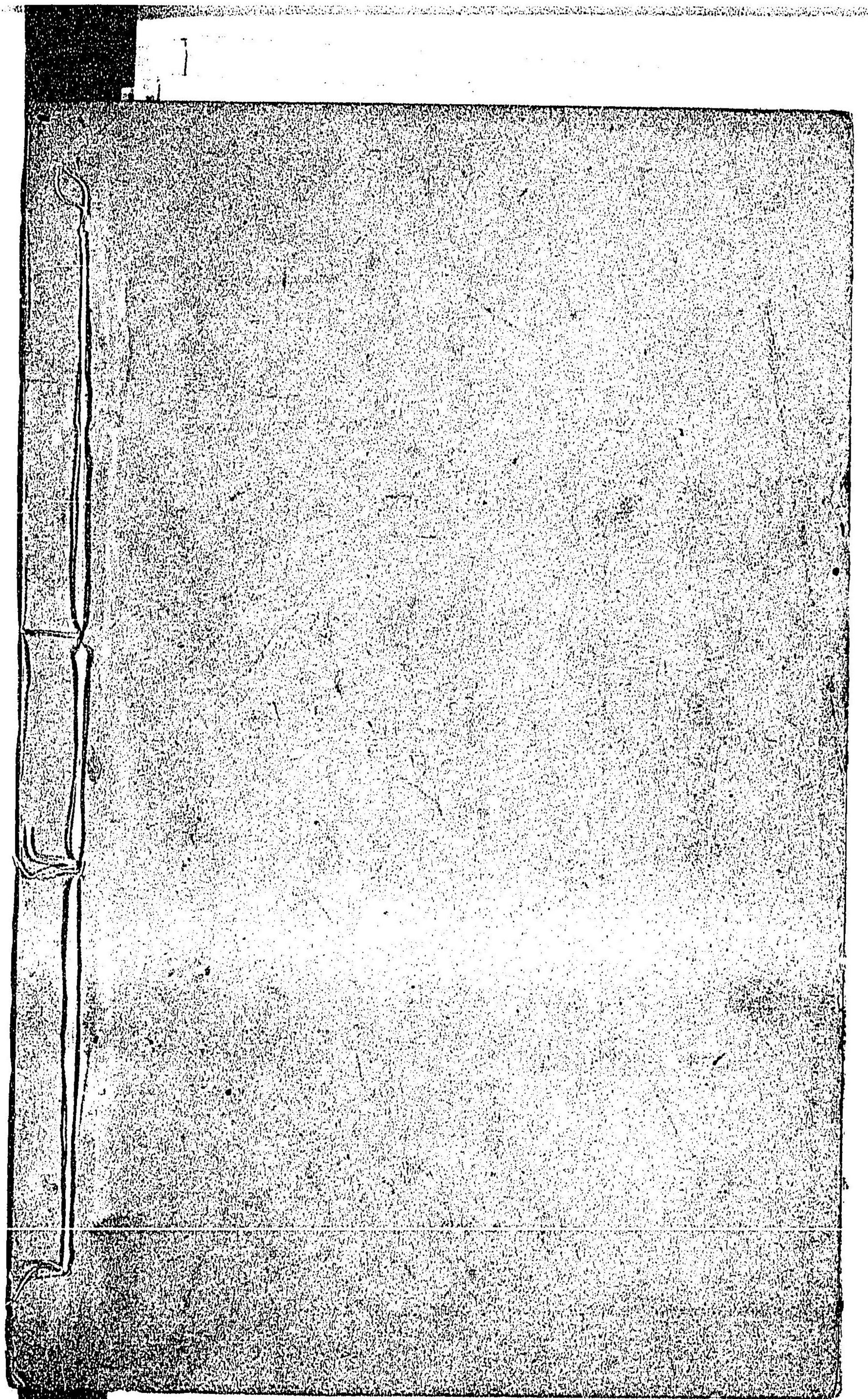
日本外史卷五終

日本外史

卷五

五







3

210.13

R1572

